

赤鼠錄





修姓故達州校尉其祖明父城先並及于向台之權

中明居順之河部古五十等校河堡殺指揮劉

以敵乞陞賞又貢戎馬且述父祖葬死於火焉

萬

年戊午壬子冬大兒哈赤殺其弟速必哈赤其弟

恩張所亂劉總領王相達事

登等攻其北山三至抵三河開路金事潘宗實永澄麻山石碧各言

郝司劉玉管其糧順通陽其西赴五嶺關前抵渾河軍中渡賊

忽達掌松田戰其年五而力其地賊馬劉健洗馬但楚寬其都司

為其我之故歸餘言其元帥金慶瑞送事官李氏

武將文希聖李一元金使阿奇攻其米其馬家寨口照八三百餘

其軍其初其賊其年其誘墮重圍象逐其及列其孫一得

其軍其初其賊其年其誘墮重圍象逐其及列其孫一得

其軍其初其賊其年其誘墮重圍象逐其及列其孫一得

其軍其初其賊其年其誘墮重圍象逐其及列其孫一得

其軍其初其賊其年其誘墮重圍象逐其及列其孫一得

七年冬十一月甲寅復其官職如舊

送帝聖一死民實多矣如相率為軍賀世賢

鷹鵬開趙清河攻其南以相山為思令

代楊鶴遠緹騎速洗楊鶴竟死獄中是年五月奴兒哈赤僭稱

國汗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衣祿服其後繼陽陽

月移藩功索崇煥代熊廷弼鎮廣寧威振華夏丙寅

開分表崇煥盡逐其軍收苗憤志直黃背而死第二子

隱死命立世子貴美介境和池時曰以至庚午冬大賊入寇帝京謂崇煥

不能防禦金孫累月終乃疎死人至今痛之劉樞祖大壽崇煥

子為李氏連死而仇終乃疎死人至今痛之劉樞祖大壽崇煥

為言誣誘和立丁卯正月十三日和立引賊入寇永渡

李浣判官崔夢亮死之曰陷楊河平楊兵使南以與安

死平壤英河平山自潰平陽監司尹瞻黃海使丁卯

被誅丁遠謫十年後收用上去郊迎江都世子分

叔父晉昌君姜綱及和立妻子于陣前和立詳

善類肉然後始生恚怒火賊去為弘三引而來初意不

初面而止雖曰列陣瓦解深入平山而姜貢之交

生也惧之也若此則首尾懸擊門可達進論

只送金帛不收賊許之一傳後及和親則我不後生之笑不殺而和則十年後必

及來子之祿可痛迥不致困其意有上與及使軟血誓天相臣尹昉吳允諶等判李

德泰判崔鳴吉恭五約誓而主和之計專出於崔鳴吉之謀收賊出送姜和立及

所畜明溪之女三司不敢論未久和立死或云蘇門潛殺或云私立恢復而死自此彼此素秋信使往

來不絕丙子春初武寧同李廓金知羅德憲以春后使往瀋陽通當三

月十日金汗弘他時僭稱皇帝國号大清劫使廓等恭順班廓等抵死

不屈差胡等歐掙廓等衣冠盡破終不入焉被掙之時廓等雖顛仆腰則直而不曲以不屈之義

降虜僕人至有垂淚者廓等將還汗付答書稱皇帝廓等責到通遠

堡署以青布索置懷素中北以馬術任重必置守堡胡人處而未中步

監司治命薦以廓等初受金汗僭号之書不為嚴辭峻斥潛置中途為罪

弛亟請賜書方劍象示於境上自上下狀歷書備有吏曹判書金出

憲以為廓等之罪不至置死備有回歷狀請拿耳上從之蓋斯知其辜

罪而免論方張以比為三司傳發論以揭律館學校生趙履陽等上浩

陳疏謂議取金墜方主和之論半少峻淪去隨而和之播紳中或以為金墜

自帝其國而我國恩守丁卯兄之盟而已彼之僭号以預挫我而不量我

力先豈盟好以正於挑免速禍哉雖以見如此莫敢開喙是年冬

骨大鳥友夫而將和以仁烈王后吊祭而兼金國十五月改書

軍令而号之子任使和將不允自及書雖不為前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國知日後之有秋只恐時罪在時議乞特庸之除一切以慢且落恩為子康
將五才家古之人即金國以新服者為使我國厚待以為夸張之地而
近不許特以臣相待之以失其心且語人臣不敢致書於國又十五子之書終
不拆見曾在 仁穆大妃之表胡將耳吊也許令 啟上設祭今則祇以 啟
字偏側別設空帳在禁川橋使之致祭及其外禮風吹帳前始覺見欺輒
有忿意且於是日都暨炮手私習後苑皆會閣下而宿衛禁軍亦當相遠
曰虜使在閣各持戎器俱在不得後帳前之際虜使疑其藏兵顛倒出去
其時掌令洪翼澤抗疏傳新虜使館學又上勅使之疏胡將密知其機
益生畏懼之云破圍步出撤入閣家奪馬而走道路寂者莫不驚駭問卷
兒童爭相板石系城為之震動 帝惶惶為懼恟恟寧王乞留相續上
道胡將終不入來自 上即下教八道諭以平和之意而詔責玄論 旨為胡
將所奪終為執言之地 躬近以廉等語置汗書於中途虜必不知使宣傳
官到邊上移檄瀋陽為通此意自此之後 上屬下悔悟之教勉以忠義敵
愾之意遠近疏章逐日皆至皆言平和攻虜之言也大司諫尹愬陳疏清
減御膳撤 廟祭焚江都 躬嘗專意攻我吏書參判鄭德上疏請進
駐松都奏議金德誠請進駐平壤激勸將士時王突忽憶置見旁出如
富平為山之禍石嶺南關而之是戰大丘之鶴陣青坡之睦戰火嶺之

蟾蜍礼易之流新

西陵之雷震祭兆之池赤都城二日之內震擊二十七矣

丙子

四月二十日自曉至有大雨火注天地晦冥而雷大震

都城大人家俱不敢開門仍廢三時至火前古所中之一震也大水奔至東門路絕

三

國一附俱震白虹貫日及星文之變咸萃北一年之內而鎮相金墜左相洪瑞鳳

右相李弘甫方在 廟堂和事次無以持我守上無以講矣金墜實休察使密

歷上上曰虜寇入都制元帥欲西西方能請置登載之典 上以慈察使亦

雄元重律為教金墜堂主斥之福及以此教及為和福時秋防已迫崔鳴

上疏請送和使校理吳達濟吏曹正郎尹集上疏請斬鳴吉獻納李一相避避

有上員 天將下教吾民等語是時議以斥和為清涼以羈虜為邪命人定是

議者 乃達以此依違兩間別無建位及金墜附崔鳴吉 論後後收送小譯

藩陽以招虜者三司俱發請勿入送未及停論 上 命發送金汗言於小譯

曰尔國若不於十一月十五日方入送大也 王子更定和議則我富大舉東檢

云而其若書曰貴國多築山城我富臣大移直向京城可以山城杆我手貴國

以時者江鄉我若蹂躪八路甚多以小島為國守貴國臣論者儒臣等可以

揮筆却之字小譯至其言與書 廟堂欲送律止而上下斥和之論方

峻不敢顯言送使久而後請送朴魯金鍊又為力爭徐時堅執不許已往

朴魯並已失金汗以為二期失事時日時為南漢守衛使時自文及宣

金墜 朴魯在南漢守衛使之事 一不從其情守衛之卒皆以出嶺南

軍多定是有警急遠地之人何得 不守自相示朝以來要衛

并樂令者金屋及都元帥自是育建豐徽
母黃河移正方平山務長水其間道者云大以三千里遠者云三月程而
第大鎮盡為無人之域其時猴島都督沈世魁以我國不和之意轉報
中仍是年抄送監軍黃孫茂獎諭我國監軍回到開西移營
見貴國人以器械決雄當彼後寇勿以一時獎諭以飽羈縻之計以全自
點粹受推轂之重任不為極養軍卒歐役疲眼督等正方且以刑牧意
後失人心常謂賊今冬必不來人或謂賊來則意謂之不來則喜故管下
之人以賊來之說為忌諱冬防已過守城軍卒無一人添行營於蕭州城急
龍骨山置烽燧無事則舉一炬賊現形則二炬花境則三炬接戰則四炬
而自龍骨山出元帥已在正方意謂大為遠於都城也為難動使止此矣
十二月朔六日以後連舉三炬而自點口此是外籌入去虜必來迎也寧有賊
來之理不即馳逐初九日始送軍官申榕使到義州察其形勢申榕翌日
到順安賊騎已過清邑內即為回馬馳還過言書平安監司洪命耆
亦不知賊勢之如此始乃驚動重以筆騎馳入遼母申榕回報見則元
帥召之妄言為軍情將斬之榕曰賊空明當到此姑勿斬我以待俄而
追送軍官又來報意一如榕言始即狀為憂城六渡江不顧城鎮直為
上來祇以講和來如觀風凡意出狀為賊將取奪故朝廷誤不知意報
十二月午後元帥狀為入來知賊勢之意而不知不為觀候之至此

十三日 廟議將入江都山金慶出為江都檢察使李敏求為副使起改沈光遠
為苗都大將初右相李和曾貳慶徽而金墜不知其子之不祿不為止之及子
上教反為祿饗沈光遠叔自草土無一不下之空河能者為

十四日 賊兵已到折旬 大駕養疾去外午後出大門將向江都胡將馬友大

率數百鐵騎已到和府院 上還文城御南大門樓上下遣一因分以為都城

士大夫扶老携幼哭拜教詔吏判崔鳴吉自詣 上前泣兒馬相使都監大

將申景禎出陣于幕華館其日銘先送都監將官李興業領馬隊八十餘騎

禦成扞群之際過飲防比及親旧饒直將官以下皆不沉辭行到 是後越邊

為賊盡沒 弟條數諸江都存二日 建武城瑞道 大駕自水只馳入南府

山城崔鳴吉性兒馬相聞其入之也出陽言貴國善故渝盟更為約和而東

崔回入都城止宿一處 巫知此意于 銘在人多以為馬相約和之言為信而

上稱以為不能體察使金墜副使李曹判書李聖求等請封李德清 工

宗曉潛入江都大提學李植請性仁川浮海入江都 廟議密定務駐之許

而入城大小人己無不知者

十五日 曉上出城大雪之後山坡冰凍 御乘跌跌 上下馬步仍累次顛仆

全體不寧還入城中都監大將申景禎自系退到以申景禎守東城望

李頴達為中軍寇大將具宏守南城副以水原府又具仁堂添兵所領

李府之兵起及李廓為中軍德成大將李暉守山城又李時口

驪中牧又傳必遠若川府使雷明勗楊根那守錦會一砥平弘監不使
若干哨軍僅能入城而軍兵皆太半未渡今據四邑之外坡牧使奇宗獻
領數百人援城中系分軍兵僅一萬二千餘人文武及舊官二百餘人宗室及
三賢司二百餘人奄宦官及以率奴僕三百餘人崔鳴吉同李景福自知
這院末言馬夫大定和禧領到麻田渡風日甚寒論以入處人懷少馬
相言未定和之前往露處風雪決不可入云歡馬胡之辭色勢無他云氣
名頗為雀言矣

十六日食後城兵逸後大至圍城中分將不得通蓋馬胡以大軍未易攻故
以甘言詒我也城兵多兵路不多水漲遠來形危如鬼馬胡被圍甚急此時
急擊則或可取勝而忽忽入城古語單弱諸將必懷畏懼無敢有出戰之
志馬胡清送王子大出仍至以綾峯守陞祇為君刑曹判書沈誨仍衛
大臣出送虜陣則沈誨言我奔平生言忠臣登額不可欺謂馬胡曰我非大
臣乃假衛也綾峯太宗堂非親王子也綾峯天曰沈誨之言也此言大臣
我宗王子也先是朴魯朴蘭英生潘陽中初為馬胡所執來在陣中馬胡曰
蘭英曰此言何如答曰綾峯天之言是也其後分其為見欺以蘭英為賣
云斬之綾峯天沈誨遂入城中其日不降已及左相洪瑞鳳戶曹判書金瑬
國世傳王將送鳳林驍平兩大夫中一人而方在江都未及送之云則馬胡曰

入城必死之地也
十八日北門大將元平拘獲金壽軍出我殺之
後陸少軍兵稍有聲賊之心即日以我取用即拜資糧又倉庫中見糧米及皮雜穀只有一萬二千石此不足為餘兵一月之糧矣李昭曾為南漢守禦使盡心謀畫多獲軍糧病遽之後廣州牧使韓明鼎以運入山城為戈契作甲士食于江邊糧餉盡置于此食或實於古邑倉今者盡為賊兵以據城中而歸乃是李昭前日之必置而蓋將系地木綿兵光及他所用雜物亦皆李昭之備矣并入城賴以為用者秋麾皆賜之力也敵誤經具此諸也乃亦差強人意城中上下之人皆以眼為社稷也平昔以察短之者到今亦皆謂為同忠忠義遂不己十九日撫我兵具出募兵殺賊二十軍官李成襲進戰有功上即命加資是日大風天降雨命金壽急祭城隍風即止不雨

二十日馬胡送切詳郭命委德儀前約和上召金墜問其答可否臣亦對金墜乞請開門送重臣我曰守城之日不可開門自上命帶德和則士氣又壯

臣城上起問德答可也上從臣言自城上傳言而勿失前善宣傳官聞震

益率命勞生忠傳道圍城之後將入城上命加資是日又奉命而出

二十日即別將李起葉率兵出西橋上城申景禎七少擊殺

二十三日馬關又送胡譯言自今以後不請 東宮若送 王多大臣定當講和
上駁不許和門御營軍殺賊十餘人城中景祺又殺賊年餘通前後殺
百餘我 國之兵死者不過五六十人中人矢被傷者七八人 上撫軍門庭
二十三日四營出營 上卿少夢我四營各有斬賊之功而北門以殺稍多我
軍或弓我傷者而死者不尋常中法以我傷收斂為第一切殺死搬輪去不
待敵賊其我我時明知其殺賊者此勢敵同黨御營軍將以一敵敵軍
府強壯軍門一城莫不收其冷落

二十四日南旁不止城上之卒盡為所逐通其死 上與世子露立庭中
以口稱祝乙曰今日之出在此莫北吾父子獲度之救一城軍民之罪已於降秋
禍我父子而致活我萬民此言也 御營盡遣近侍請入不許良久而止旋
半星可謂壯日氣也 傳興一城上下人莫不感泣守城之卒終無異心實感
皇上祝乙之果可見誠之入人上深如此也

二十五日極寒

廟堂社道吏部中臣入侍

曰日者却再送講和而不與今若

校先送役臣則彼必謂而後去卒亦倭勢實而返又云尔不可示弱也諸王

以之及為先獨金董國之言此我同矣

上振問大臣備南上請送吏

上曰

我國何以和見數次致余番送使想亦兄等自尋勝如此始為勉從敵情
迫送中酒且以小銀格盛以承寶以示不克日惟是言初為揚新以察氣之

二十六日金董國李景援於中銀格盛中則言言軍中日暮中

則山積以用此為陽國共臣入藏石室實仇仇已久自謂用之遂不受還
改主辱臣死五日也

二十七日城中日望援軍之至而寂然無拜影當夜則人皆登城而望江原暨
司趙廷席以奉道軍兵未盡云集退陣楊根以待後到之軍先仗醫以權井
吉領兵來到劔端山上亂鋒相應原何牧使李重吉上疏致你為國一死星夜
赴難之意上即命加資城中相慶數日後為城所敗一軍潰散李重吉之請
遂為壯語事皆無宗出城後拿殺削資

二十八日先是術士數人遁入圍城中皆言今日和我俱吉休相類其言彰一
彗彗和一彗接戰謂資畫又朴濟曰召我則戰召和則和一曰之和戰以
可同也此誠歌笑不可并也於是許相親率將士往而城皆下而谷回徑
虜誘突之藏兵賊誘冲絕群而退而少尚老兵與牛馬皆是虜掠我國
之老弱羸畜也此乃誘引之謀而城上士之觀光者高舞群唱曰下兵野戰
則勇倖之人畜可盡取奔山之劫兵亦可攻倖相不為料度督令下擊而我軍
之在山上者詳言賊謀之巨則稍持不冒下倖府亭旁禪於柳柳媚悅倖相之
曰若遂斬退將殺甚區留夫以敢不進乎即又柳柳初劔而三柳逢人輒斫
一軍分其必死而不下七死後乃下於申誠立至召告人永訣之語笑我軍下
山一取其倖倖之中馬虜視之無歡及其後軍下山後虜誘之夜兵出四出
是夜者盡亦賊頃之間盡戮我軍初人或云若焚柳柳則進兵無得倖相

即命焚之所謂松柵者虜兵圍城之後伐取遠近松木列柵柵城外八十里張以
索懸以金鉞之說人或言踰城者縛其有拜便就責之中外之截然不相通者以
其有柵也而面松柵免焚虜兵之進擊我軍更無柵阻者之其柵也凡於
接戰之際若多給大索則恐或耗失阻告阻給接請索之解不條終終及其
西軍相接河暇請索只以索縋相傳而已既無索九不能索城山峻峻至且難
將上乃至手盡死體相穴我軍之敗戮殆命一哨官慶旗退軍而城上城下隔
闔不相見况駢首就戮之際何能免城上之慶旗字柳柵又言其休相曰我軍之
赴不以退意由哨友不斬此人是以壯軍情即命斬之人兮懷之力士出為趙功出
无力利敵賊意乃被九矢多生還懼相自發自殺焉以收格托言以城於元斗
杓不為相殺相置於死左相瑞鳳口首相定律收罪副將于未受當也
其伸殺倖相不獲一伏爾待罪杖斗杓之中軍八十棍或死以生精兵健卒驍
勇武士咸聚倖府今日之死不下三萬餘人而倖相惡其受報柳柵華以四十人
至之人尤不獲免相申誠立池學海李元吉等死於此戰自北士氣困喪更
無出戰之志 廟堂亦專以乞和焉而留都大將沈亮意狀歷言其害書奏
南鎮領衛營分於李井吉砲臺三百七十餘人盡殲何左介亦被監回往景
兩家之室老成四五不擊其頻多狀入耳即以此說亮意為諸廷都元帥李
井吉加資倖府兵大敗之餘及中此報人皆謂 廟堂之說亦非金自默
也或言鎮軍大將戚繼光平倭後歷事多掣肘云云

為諸道元帥而亦不羅金也追後中之則沈之於河破城云云名宗不邪
矣沈與南魏掄置五曹物什於三角中盡為賊以奪賊追又至沈光處步
性光陵仍入楊根彌原深處以避賊鋒諸道軍聞元帥在率皆入
狂殺終不動王初入城之後南魏及孔曹正即全克恒直長崔文厚定雲佐
即任從伯等以分司自請性亮乘以出城為幸也至是南魏任從伯奔竄以生
金雀皆死於賊諸道監兵使各一人入援忠清監司郭世視涵泣忘生率
卒在兵衝突賊兵來攻多廣陰川山城相望之地終為賊以敗萬死並生并
言所成之其忠義可也巨每入侍白王曰殺下之止有郭世規一人而已
趙王師其次也此外元帥以下坐視君父之危至云云勤王於庸生軍律
我國之事一定之後則人皆伸救難之法非之在城之日預置死律出城之後
五皆斬之不加此無以立軍也也防城之人無不扼腕聖上亦豈無懷此之歎
上不答

二十九日別無事

三十日大風日色甚慘是日賊自廣津麻浦敵陵三行兵日出乃晝日反而止風
勢大心低止風亦止鞋未知賊兵多少而後有大日日寒未消大軍漫山蔽野地
上無一點白雲其多可知也賊未日夕援兵不至我勢日縮士無鬪志行宮也
震而鵲結黨人皆膽坐占以為吉城中之計恃此只此而已可想其時危迫之
狀矣文官李老春隨駕入城之後上疏言老母在乞身願往湖西募粟踏
歷下備倉自賊圍甚密未得出去至是老母于備局請推前疏詢其由則答

曰疏中有戡字以此為悞而推之云人無不捧腹

丁丑正月初一日食廣河收使許徽造米餅一萬進御今送數帑於百官對

此書即召使宣傳官魏山宝傳言於胡人然後金蓋國李素履繼性陣上胡言汗昨日出來方也視山城形勢此後之予非我等所當待汗遂作後回報又作不務事則已移牙則昨日更事備局筆色頗幸更耳言笑觀山寧亦玉陣中被賊戕殺而去他胡止及其面報惶怖多表情此實是形之人而廟堂必擇如此者每事倣效可謂盡心矣乎後自京城分張兩路軍而大旗放大砲此致是汗也

初二日崇瑞鳳金蓋國李素履性胡中胡以黃蓋移書詔諭為是西條金蓋國君中不忍見寧微隱移云乞分也胡人出耳勢出于席上左相罕失仍四拜然後奉書以來書云曰大國寬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我皇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國紀兵邀擊後又協助明躬希毒我國我程合隣好竟不介至及背違地角收和納吾戈而新之明躬朕亦知及丁卯興師伐爾者以此曹不恃強凌弱無故興師去年通事以和及論爾意也有不附已權許霸縻今以仁義新決其曉諭爾邑吏民之土各效策畧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軍尋戮爾以不令智謀大效策畧勇敢者從征而力當一戰朕朕不恃強大度不相他爾以弱小之國及極我邊境探參圍獵去河地朕前此民爾輒而新之明躬及以和之札秋二節第為朕云云彼應揚爾

故檢校我者以故是矣之端又在于爾國也朕之原性誠王殺書於
何故云臣來無通也之例丁卯年事征宇時爾通島中端吏未成性事殺書於
諸王其誰印朕之書怪何不以爾又分藩諸王殺書於爾、竟拒而不納殺乃大
元皇帝之後何不以爾大元時爾鮮勁貢不絕今以一躬自高為是也其不
納事者爾之昏驕驕傲至此也矣爾鮮典直金元三年、年、年、世
祿近自古以來爾有不北面于人而待其自便者乎朕以書待爾國而爾愈以
背違自成仇敵偏生怨望炭拋城郭弄虐致令妻子分離不能相顧軍以
一勇遁入山城縱系近十年有以益我於滿丁卯之辱據目為易自振其狀以
殺進及後也似此辱又將以滿之乎死於滿丁卯之辱為何縮頸不出甘効狗
人之愛爾爾也爾往時以此城意往餘生朕堂有銀爾手朕之國外諸王及文主
諸王勸進朕以帝号爾中乃云是豈我國天也何忍中其何故友帝号之豈否
不在爾也乞依之則匹夫乃為乞子乞禍之由乞子乃為梯友乃爾之出此言也亦
甚肆妄矣且背盟修築城垣結反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擒繫者何故父子明知國祿營我其何以此特為其罪之大也耳其好小怨交鄰
殺弟矣今朕控大兵而求以勸爾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看子乞倒丑父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哉爾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二年二月二日

初三日近氣較寒自今日稍暖校書館庫直之吏自胡中進言蒙古

晦日及元日焚蕩系中擄掠人尤洛中人家多為燒火聞之驚惶滿鳳金蓋國
李京稷持我 國書書傳于虜中其書曰 朝鮮國王輝占上于大德國寬溫仁
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秋棲身孤城危迫朝夕思報專致書尊禮兼
悃乞兵刃阻絕乞詔自通叩中皇帝情登降隨將臣相率喜迎至茲蒙大
國不且回盟以勸悔責俾自為罪此正小邦之幸也仲之幸也幸、小邦自從
丁卯孩姪以來十餘年情好之篤札幣之恭不但大國而為其皇乞乞以體而
唯是參謀之甚予多不審如過武採蓼及孔秋時予孩北小邦奪情未免孩
成輕阻而蒙大國極加寬然小邦國之失之陪度中矣去上年書乞予小邦
孩召不召拜拜北小邦出武採兄成隨賜書名京終致又重致此經
去而跟引之人皆以大為為至悲之小邦天坐不免通申傍過出而詞出撫文
語多乖刺不覺觸犯大國之怒臣敢冒死出羣臣北我初為守至極擒繫及
臣之語哀我臣乞之予豈料以本國之怒猶不能無怒也法也皇必是我父子之
國前後大國無言之入闕也小邦未嘗以一鏃相向豈北以兄邦盟為重也
謀害之言妄為而至哉移北名出於小邦誠臣未子見於大國之北也者誰
尤哉且馬報自言以好意而耳故小邦臣之不疑豈料終乞北乎文性日之
予小邦已為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怒之此其所以待乞小邦萬物北也
如蒙舍丁卯誓乞乞之勿恤小邦生靈之命容乞小邦改圖自新以不邦之改
乞從予自今日後矣大國不冒加乞乞北移家乞乞兵力小邦理乞乞乞以乞自

期而已殺陳肝膈恭初指教不受故改旗

初四日平君俞伯魯上疏極陳海昌之尹時弊相金墜譴國之罪并請斬之

上特命羅取以李藥代伯魯為協守史

初五日南兵史徐佑申牙兵持狀至來言其史密史與聖徽領馬步兵

一萬三千已到光陵新元帥沈亮查定數日內將力進我山身史之領四子

馮兵躬夕到元帥安云金羅兵史金俊執軍官持狀至云兵史領兵

兵來駐光交山監司李時時領兵已到稷山去廣何牙兵二人僅城也走為

巡邏以投鳥示軍中

初六日嵐霧晝昏平陽果史柳琳及副元帥申景稷狀至言廣兵五千餘

騎又自昌城出束昌朔兩府及不為死生束圍寧過副元帥以在堡云

咸鏡監司閔聖徽狀至言來到金化南兵史徐佑申不日將到合軍前

進云乃初二日成帖也江原監司趙主席狀至劍端軍遇賊自洩收拾餘軍

由加平將與閔聖徽合勢進兵云

初七日元帥金自熙狀至去月某日破洞公城兵之後抄殺元帥軍三千黃海兵

及軍二千與兵史李碩達進兵束駐於光合各山郡守李梯國領軍五百

已分光陵云乃初二日成帖也金羅監司李時時狀至進軍初智先送二千兵隊

於光交山與兵史安泰分兵二萬定於三人進于中時相機初稿文統制史尹

補領兵三千如日內來到以備安泰等二人為從於各抄送內從一子亦

次日果到居以難... 通于慶者監司既... 金羅兵使金俊執... 三日昼伏夜起始... 度令其子厚原... 友相前性庸中... 及歸官中或有... 分身將不免為... 初九日自此以後內外蓋不相通狀亦亦

初八日雪雲晴

初十日日暮雨... 乃密而人也... 諸將休相出城... 少也金曰吾意... 出生受敵仍為... 無二點立凍肉... 曰止兄何至再... 毫不掩匿休相... 十一日、出對... 當此危至之日

當此危至之日

當此危至之日

當此危至之日

當此危至之日

當此危至之日

也是日出祭于新慎奉安之而即而元亨也
前至宮自入城後城中多烏鵲是日烏鵲入城之人
言於張維曰祥和之言出於不祥而一向衰乞則若
言將為害言必或可移泣矣張維大驚之一庭我
入對而陳其由上學領相取覽其書而崔鳴吉撫書
傳用其文又不張維之文成分三級添字口過交
也人為益懼是夜月暈

十二日遣左相陽瑞鳳崔鳴吉及尹暉許侁於虜營求
其面丁為言且言郭將又為云而顯多忽之也我
多為出事不執其言郭將出城後以指授也又中城
恐我軍在也他如許侁言言辭之策生厭外甥李綱
薦於驛府故於待虜之際送云矣

十三日西南風大秋上出巡南門又遣陽瑞鳳崔鳴吉及尹暉
馬而切受國公表以名故諭趙崔鳴吉推肯叩頭曰此
之飛也郭將刃出賜以明君父之不終之則約亦為三日
其去曰虜者小邦事臣奉書軍門迴稱皇帝有後命小
企踵日候遣音今已決自返矣自勢窮情迫未免再鳴
厚小邦前蒙大國之撫懷托兄書昭告天地社彊城
乃今而情若無間

自以為萬世之福豈料無血未允幾勞中結坐蹈危迫之秋重在天
下而笑哉然永願由皆緣天憐其弱被誘群臣迷不察致令自責
而已更有何說但念兄之於弟兄弟罪惡而責之固其宜也若責之太嚴及
有舉於兄者之亦則豈不為上之為咎乎小邦僻在海隅唯子勢不能習兵革
以弱欲強以小子大乃理之常豈敢與大國相較哉此所以受皇明厚恩名
分素定曾在壬辰之難小邦終久且亡神宗皇帝勅天下之兵極信生靈水火
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鏤銘刻骨字被罪於大國不忍負此名他其揚恩厚而感
人而賜也恩之加人比一途焉足能活其生靈之命救其宗社之危者以發兵而
救罪非由弟而益存其子社雖甚恩則一也上年小邦受子等譖蒙大國勤
勞久而猶不自悟以致大國之兵君臣父子久廢孤城甚窘亦甚矣誠以此時
蒙大國翻然赦至許其自新保以保守宗社長享大國以小邦君臣於鏤銘
感戴至于子孫永世不忘而天下之亦無不欣大國之威厚是大國一邦而德
大恩布於土施廣於四國也不移而惟快一物之急務發兵以備兄弟之恩前
自新之詞以絕諸國之咎甚在大國然未為七集以皇帝之意以而不宣及此
此年秋夜多善生天地之道強弱而恒亡伯王之業也今皇帝方以英武之器
接定遠國之新建大勇首揭寬仁聖四字蓋欲以俾天地之道而收伯王
之業此小邦之願改前惡自託於底者宜為不在存疑之中而敢不遵
歲更布臣以清會天下執子其時威之兵馬若欲往北而小門必是

之添兵及我國之被擄者日多設也

十四日賜金蓋國慶鍊糧餉九一日以食軍平減三合百官減五合移後重
支開月二十日軍無元糧賊兵久困則不若以爲我賜金蓋國入城此意也

上前城傾焚 席恭陵今又焚 郭陵烟火交 張之憐不忍見

十五日近日狀元統然不相角今日北見訪元帥沈范章咸鏡監司閔聖徽

烏又徐佑申江原監司趙廷序元帥自稱實畫使南執等初十日及十一日啟帖

狀元則近住楊根彌原括爲休兵也爲進陣就津云咸鏡監司軍實大持焚其

十六日風雪瑞鳳崔鳴吉尹暉出玄受蒼出而策書碑不勝蓋出城一欺也其云

大信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後鮮國王其云云責之太切及日年括兄事之恭

豈不居上云云臣惟守朕以守邦盟豈有違之乎國有盟之予亦以申湯尔

不畏上云不恤生民之塗炭先肯盟焉此弟過重之書爲朕文臣英俄兒代亦

以得於矣知名國弓構兵之上股撫對尔善然二臣更及众商人云爾國爲民

狀今北姓此可納語尔王以下至於庶人盡明諭而道之北以誑誘其甚其備

尔敗盟在爾之予告之於後其無朕以尔負盟之自畏云云尔

亥肯盟故障之灾殃爾以反以復不相方之人猶取云之一字強相附會云云

小邦僻在幽陬雖予訪之不習兵革豈九已未之歲尔不爲我朕以爲尔國及

諸兵予今又亟舉尔兵必更移錦矣爾意猶以爲未習即移爾國好兵夫信

志猶未已今已後更加操練可笑又云至云之難知也且亡神宗皇帝勅天下

之兵極厚生靈救水火之中天下大矣天下之國多矣被尔百姓者止明教一國之
以汝國之兵豈足盡明教與尔國証長是終不終已今我圍守山城舍在朝夕
移不食能出此度云以蓋哉又云惟快一終之怨務與身傍兄弟之見聞自新之
所以施該國之望在太國也之不為其美以皇帝之喜以不道及此於尔以
據九部之好謀劫于戎鋒兵備備造車輶備軍完惟俟朕西征之日乘間
竊發將荼毒我國外豈不施與多我國哉凡多此者常自以為不施於眾道自
以為高也也自以為長笑朕之為誠哉長笑也又云皇帝方以勇武之果提定
諸國而新建大號首揭寬仁聖四字蓋收併之地而收伯王之業朕
之內務王國以此為號上我矣朕服此不敗伯王之業居於與爾國威爾國
害尔也也與兵之故正欲伸理曲直耳且乙地之是亦朕欲至公名私朕併之之
道傾心附命者優養之坐風清降此安全之運命者幸乞討之壹惡櫻鋒此誅
之頑民不順此俘之務令僱強者知警殺詐者解窮今尔與朕為敵我收與兵
至此多尔國盡入朕國朕豈有不生養與金寧之為赤子哉且尔所言此等
新甚不相同內外前後性耳文移為我兵所恃者性呼我兵為收城此蓋尔
與之素号我兵為收城此口之口不愛至此也但仰潛為竊取之語城我果為
賊尔以不擒捕之而置之不問即尔之口口若言言謹以召羊質帝皮此賊尔之
語也我國似召云凡人所共知多言貴速致我國與以召之不逮言之不昨為敵
報多尔國欺罔腹詐奸偽意誑此入日際情不實懷此其意誠是為時

今尔修生即宜出城内命我即宜出城一而無相搖王王自受命

十八日又遣瑞鳳崔鳴吉尹暉持國公往虜持就胡托以馬於出也不受而言曰

日明而日當相戰云俄又來論守權軍年又之出降國書曰朝鮮國王某拜上

書于大勝國寬溫仁聖皇帝伏祈明旨勅諭其所以責之地乃以此致書云

柘霸禦之申第以表生之立伏讀惶感措力無他保惟去國咸遠幸加諸

全拜乞人必明景命方新而小邦以十年兄邦之國願多殺戾于皇運之邦友亦該

乃至噬臍腐及之悔今之昭願只在改乃力通一使曰習王國承命待此諸

誠豪曲金危誓許以自新則文公祀於自多應新儒或講而銘之其在今日云

出城之命察出書仁霞之立括金重困未解帝然方楚在此之死出城之死是

瞻望就祈分死自誤情可感矣古人言城上將之子死死不為慶云為感云

怕也移小邦情願死如斯亦足辭之也足為慶也足傾心收命也皇帝方以

乞地生物為之則小邦豈不當殺願金臣臣優養之中此惟帝德尤足受殺

教以情實恭候恩旨此則吏判崔鳴吉所製也札判金忠憲入偏局見此書

自盡喪失拜痛失舞激大初發崔鳴吉臣完大夫煩召名士友乃台監

恩為此等子即崔鳴吉取咽曰台監裂之吾輩當按之乃收拾補綴兵判李

奎永在傍感然之言曰台監臣所和史國于至此台監可往虜中矣金忠憲

曰吾沈沈于不決自決多是虜降口死死以是台監之功也仍出第舍人

及哭泣涕泣自今日始食自期死

十九日左相有疾傳達右相及崔鳴吉尹暉傳給昨日國書而但以出城一數力受虜
初不受經乃受玄應指以受虜皆弄出空還系繫縛以漫謂崔鳴吉曰答之再性不
受何也鳴吉曰莫分其由也漫曰履字不吾已言不答也之送一字真骨字也玄應
已出京莫為矣此時玄之送也玄乃取字國書中書玄曰字也鳴吉等以以漫之言
可日往玄里將之臣字以去或意托夜出玄以為未可待明躬亦未會也玄收此
是日躬又出之出就於日已送玄書於諸道副元帥今已見執江都亦隔大勢可知云
或云當此四冬以可陸地躬舟江都元儒之說必是也嗟矣利川府又書明日躬病歿
此躬躬官入城死此亦多人言雄雉自南苑入闕下橋之性者亦有禳被殺獲進德
二十日大日大風右相及崔尹平明出虜降受汗書以來其書曰大日國寬處仁書
帝語諭躬解國王爾速至背盟收朕井躬死統兵其志在不殺今躬困守孤城
見朕手招坊表方悔罪戾上玄水免朕開宏國許爾自新者非力不能攻取勢
不能環圍招之矣事也此城攻圍可得不躬自爾當糧食兵秣馬令爾自處國亦可
得以代最爾招城不能取將以以下此意或令爾出城面朕其一則欠躬誠心收城二
則務見其爾及以主國旋坊後示見其天下耳朕方承玄眷撫定四方正欲赦爾
前然以爲南躬標榜多以旋中取爾玄之大然盡請永取之乎是自後躬
之移矢躬固無智主之國若淺也爾多輕驕不出別地方蹂躪芻糧整軍
生靈塗炭定告日怪誠不容時刻援手也爾首歸背盟之出朕躬立於事
戮之而後已今爾出城向命可先傳送首謀三三人朕當集示以警後人

西臣之大非備而生水火者此其人惟故不救遂首其罪而父因之乃不
受朕朕不為也尔多不出繼諱祈請朕不叫也將論云追虜人來言催若國之
來及朕朕以言語若之亦可也故若書中稱臣稱陛下右相病李臨調仍銜出
西門虜已還降故空而雀鳴言後又於譯李信德密之行賂玩之及稱臣奉勅
等件事抄胡人

三十一日平明石相以下傳昨日國書而還夕時受若子再往胡陣而出城及執送亦和臣
不許之故城被劫還之國書而不蓋其書曰致鮮國王臣姓涕厚上主于宣慰仁聖皇
帝陛下臣殺罪于天生困孤憤自今朝夕從亡細思生前罪戾無以自贖雖迫私
情辱上書疏以自永新而宗不敢取及於林怨之天蓋幸恩首分釋勿絕死枯痛
之而威布功書之由厚將又東方以千里地生是乃既犯水火之中豈但一城性命
而已若臣父子感激流涕哀不食以報前承出城之命哀多將畏之禍而意當
天怒未收之日不敢出降而惟奔奔開示惻痛引論丁字真長人新詔推赤以
吾人殺中起臣自承子太國書集集有年下臣臣下臣益久矣尋常言新年不
相符以於絲綸之命如四時此等臣不敢以此為通也折臣順迫之承書為陛下布
之東方風俗迫隘禮教初見其美上動止稍是子度其出眩目於親以為陛下
若不目似以流終上以立國自丁卯以後若臣之口果多異同之語而務為鎮定
不取遠為呵責此豈臣此也乎今日為城乃官士者目見子勢危迫而命之
以同死一穉臣等出城一數次以為自襲若少未臣等以子以免自決及不

其出於大國將焉不已則危日已得不遠積屍於城下之今此城中之人必為朝夕
且死之語言也必死於他處乎自亡國之狀不事於教者其又易於下見也
及及立國之今日人情視之亦不有戴以為天此正之為大懼也陛下之師此
今命命此蓋將以保全宗社之國此子之不為國人之所害終至滅亡之少及此
下憐恤之有也且陛下之雷霆之所入千里之境未及四月正其國而提其死
下之旁切之於代之以事之逆謹又待臣出於後方可設之克此城乎是後士
下之威去之矣關之小邦之存亡在此一為以大國於此城北不改也北不克而且
城可以討之罪也今死此城之用城為次唯陛下之旨出之以此萬物為小邦之
情豈狀必多爾師是外矣外和該出予小邦例之食此語官取主多論向日為
誠為深憂及小邦生靈塗炭至此老無非此輩之死故上年秋乃已摘其浮論
譏者者并加斥黜矣今承皇命曷敢速城但念此輩本情不至誤見偏聽
不知天命之在茲也勝守故常而往也今陛下以君臣大義風動一邑則為此
軍其以宜在死悲中矣伏惟陛下大度為之死教國人之死此等賊與小臣
直付之小邦刑以之中蓋允實大之德故昇亦允以係陛下之教矣臣死於陛下
震威布以不覺城之就附軍兵之振旅之此順德之北城之北逃隱時死
以仰此又鳴去以製也上又鳴去及大校學等項俱製差虜書於用鳴去之
痛屈請降之臣力是見臣之植只以其文不用校改鳴去自以為高人以表
服更書審判鄭禮臣在金自懸不乃入援席劄曰伏以再叶請書九一

可以補力群議盈庭之日只以仰望之類勢情既已西定收
和順應氣促言短未盡以悵惘移不階含泪出門目今之助順
銘銘有死之士卒生之氣盡分之軍日盡眾破賊之期日益多破失之
勢指日可待此以轉危為安不復曰物之朽也時之朽也其非亦也乃
散我也丑我也為其甘言設險而中則向之為死之也其非亦也乃
之氣也愛之也死 常社於亡故登勿論 敵下及官之進又收以年可指
之說矣抑而之曰大性也死帥之予也以收城道 君父之憂感一發怒慨不
之者勿為邪說所挽守堅金吾郭東元帥等之軍中移後集輪不返之
切不日可將矣取進止又以國出移居上疏云云

二十二日補局引當時以崇翼厚為斥和之首東殿下令召自出城命官為馬
而不待自由而止吏曹奉判郭德以斥和自首陳劄其劄曰伏以臣等陳劄之
嘉賓以預鳴吉銘且之語而一經遂行其計臣等及中分不致以死爭之臣死大
矣 主辱已極臣死當矣臣等其遲而後忍不致自決其死幸 殿下確然
出城之立臣以敵輕死於第中致廣永斥和之臣也臣等之臣死也有一亮補益於存亡之計以臣等
焚去一人今終次王戰死臣等之臣死也有一亮補益於存亡之計以臣等
主乃不為君父死哉此形 殿下亟命廟堂以臣等庸人之言取進止
二十三日 上候慶亭而內局費耳葉材只正氣數十貼以入之狀以臣等故二

刻進旋即乃瘡近且虜以斤和亟不送之故越不許和將府中軍前統制史申京
稱南陽君洪振之達夜陸軍其處中軍前統制中官密收水原大山等是招板
及訓孫哨友為石舒人語 嗣不請出給斤和臣史諸侍府統制官輝云通驛相頗
有怨色不可曲直只言為臣所出之請連退云矣蓋水原府史具仁堂方在具
密庫中竹山府使以具仁其意蓋東佐名屬其處中軍前統制方為訓孫大將今日以
具以北軍卒之立也右相不持國公性厲斥置乃斤和出傳畏辱縛送子也
書曰召鮮國王臣性剛悍占云于寅溫仁在陛下臣謹竭衷悃冒侮之說誠之
淺薄未蒙領可懸惶慄世多無所容仍念文王之名北可以苟立 完社之計不
可但已性常口速不可不避伏惟陛下垂察不邦以賜勿弱國夢中士既遠惟
恐且大為是正臣服襲之於金元是也今陛下受王眷依丕開陸運示小邦
壤如相撫服子已久固宜首先收懷為臣國保身以逢面至今大也子明知名案
定有不忍遂變止節七出於情祝之為我而惟是為禱是狀子多憂心自上年表後
大國之臣持小邦者情兼靡督而小邦之臣以救急大國之臣一北一大之臣其意自
形君上上下下之度且終死亡不國重臣為臣俯仰於思思以保金長江李月十
七日皇太后曰驛弔國各入版圖朕豈為不生齊為金字之多赤子女子子于日皇古
有曰朕聞弘度許以自新則言一布為物必表真誠得生死而肉骨也東方之
子孫必將誦陛下之功臣況主之將被再遣之禍臣今之臣孫臣言表願
使邦之臣大將也出人情之理之不宣已此臣所書也臣之臣知可以言

臣死矣躬陛下則其於陛下之命固當奇也乎手之不暇云云未敢出城
臣之情勢誠以如此前所陳只此一數臣者死守已信口人之必欲乙及屋之陛下即居之
乙也豈可不曲思採量乎且陛下死而貸元許生、死以迎礼子陛下則出城些否
特以小微身字言其甚大分不存于小分故主之以坐收約乙等退舍之日取好旦
初於城中而設壇坐以待送樂典、即望大吏充防恩又以表小邦誠心感悅情自
藉以陛子大之體宜秋孝武永世不死臣方以誠信子陛下、乙以礼恭待小邦君也
之百各道應福而生是元穆後必今日小邦之被兵實為子孫憂懼休
安矣示和該坐子前出乙已畧侍大機此寧敢為深妄之言懍悟兩國方跡此尤
但陛下之下惡言小邦君由之而苦慘也鐵賊之謀臣一分願藉但上年善承首
倡金源時羽書辱高大夫援肘中詳平壤府尹余集自刎無鋒多不改焉乃
俘獲則又在岑土班陽之路不難縛致至他彼斥立外去遂致不通未易尋其意交
汝分理勢往也以陛下大度仁慈想能包容之矣若其宛師近々查得有人
以待處分厚味死以冲金忠憲以你和轉命書閣下上乙之請命似更妥切也
玄君蒼老憲自十旬製然之後如食不入勺糜少口者六日命在頃刻中司和進
虜之書自今日起飲食亡我我不食生死與人必強敵冠虜降齊笑云前古司
○凍尹煌占詣闕請節甚子正言文舉王韓諫伐父性虜降上答曰予是北三

聖水崔鳴吉等之將要查正作和乙之君延夜三更見西城李州白馬守之愛稱

設雲梯跨入之欲雲城橋一尺許守禦及軍夜先覺之悲驚眾跳守梯籠駭走白宣
傳及以邏士至矢盡其並邏之親亦更督戰御更出之二更侍府軍夜出之三更
宣傳及出之四更五更守軍夜出之故也曉卒皆起然後潛行低踰之狀以此軍卒
不為驚為會卒未及發矢先出石下擊波用磨磨鐵鏈之以砲矢成大挫自起黑
夜亦不為以夜夜更真豐熟宛之山城戔尸而下冰日之上宜派兵赤可為被殺者
多矣守禦及李時白初軍卒皆無被甲死生為共之終不被甲胃之是上
番道內夜勸被甲而後不承命力被兩矢上下頻垂之竟得應是時夕以領五
乃第折哨夜不發也延至甘苦一營士卒同竟得其力城未固出此身之際必耳
西城為蓋山城無不危險而西城稍便者進兵以君知其形便一計也五更又犯東
生月城申景禧擊却之以救九更而西城之戰及其危迫為三人擊盡文以為是力固
生之地取後其文者存人稱之曰尹文鄭文崔文云

二十四日平明城又犯南城縣官守空向夕又犯曲城縣官皆擊却大捷潛出我陣
移曲城官放火砲以殺之甚多城又攻小城將軍七人每日於上望月峯將設大
砲之際申景禧令訓局習放火試放五字砲中元始放及卒為人修城放去自今日
城又設大砲終夕不絕向夕仍官而放之見其在大力山脈後亦同矣其高上高申
召楊下召突安守三連入地底足許且設布南城城過北城城外十里許
將城或召中元者即撤去之望月峯城放砲時放火火藥城為焚南城外
我軍之出戰時火火發而無一人死元已幸也但軍中望月為火藥城防竟

病死夕後俄自西門呼我及右相挾持國公出至是時公不受改命又持隄司力爭留累候之外不可又為查送之語 上許之數撫即出以送

二十五日城又自西門呼我及相臣有病代送李漁調及李聖永崔鳴吉陸城作則城遂送昨日以傳國公而言之曰汗明日扣回玄象不出城和子壯成此後不須更耳也且言談道援身已受擊殺云終夕放大砲我人之中死者司僎吏及申泰

德軍官尹 之也夜三更城又脫望月城我軍官備收賊退却東城為大砲所備城燬盡毀收乃管餉空石四百處之以土積以成城灌水為冰大砲發中北土中

為無以害軍及中北死於眼前城毀又備了年差捏之乞申泰德可召扣脚尾二十六日申泰旗具宏陣下扣官又來 閣下議出外和臣聖結金書靈鄭德云

燿亦人也至入夜後喧嘩不止承旨李和進捷乃出言曰臣當危亡之自以計此大內不遠之地以叙乃名軍人等張目盛怒而多曰李承旨此豈才畧之人多張

性虜陣分可以整之速也 同官吏之初迎於後乃止軍人自此始召心致之壯人必畏人言同是之誠守城之卒而只覺申泰兩將軍下諸 爵之外其他如

皮不為求請可也也云云又說教誘以城撫我收教名求請而撫我尉其元利拘實不言之而城事時白之發下以告人耳此是夕洛瑞鳳崔鳴吉金盡

國出虜營分就馬而報出示 長使嘉陵宗室孫原文及內官羅常和玄二十日兵度江都掩圍內城學天文兄書及淑僑顯宮一鈔已到通津坊大

君子出及前鎮相尹時等狀及傳之夜大臣入宮以出城定議

[illegible]

服食是事誠以悅我斯物恩膏以主旋所後示仁信我天下

詐取之字是自取也。字務異。臣自承歷古。仰觀天地宮殿之大。日月明之如昼。

惟怖黑目仇佃生稊圃慢三神今中陛下延駕至是人不早自揭謬仰觀璇光

微五可於之或子呂參差不引劍自裁云云愈下移至三府邊血枕以障眼者

百或得永判金當處自縊不死我施性所常受則於至命隨面差人乞手自解之

則出在房外易欲標擗以待命終我死而人曰父兄之死往去去拔植傾亭公

是我曰父兄一志壯如乳公等為書去在房內獲繫之物左右悉焚於火堂以始自

必收教書上存傳抄板光德光崇上
 收行及不守自誤

潘收亮不死敢凌威乎以由至友言才為當初由何也此身可斷若手劍
 自分死死司口人曾有請銘者即日攝製建其墓于洛給其入又嘗請為首及者
 第中寶玉得曰生之何哉陰三月月章中一乃無足防手乘奈云窮地絕勤王士
 羽身盡國亮老臣以子腰下佩霜鋒又曰斃拜四殺為雷震衝破城土氣
 洶惟有老也談笑呼捷於旁屋号匿密又贊曰主辱臣死臣死何運舍魚
 取然此正其時陰章投降降余棄之劍曰仁視死如歸即以佩刀自殺中既
 血肉衣衾尚不死我性兒之以笑語我曰讀古書不解其意今日我之不死誰謂
 之不死可笑古語曰伏劍而死伏此五臟則五臟不死今而後此言伏劍
 之義畧是賊之害也金方憲都之烈史文於此白曰爭死矣賊
 居餘飲男者余月十二日持商書去法念念諸公東言金羅賢又金俊此
 件廣何亮交山果次擒我殺獲頗多賊之若投亦斃而糧絕軍渡渠不
 生水為双車山已經檢括前相都昌行今月初六日已半卒殲賊之大俘方
 駐乙其其下未及賊兵全殲盡司退駐公何收檢散卒忠信監司弟死此生
 已还奔營渠仍照舊行至者行賊騎未及者又到原州以原監司退走表
 川統制又尹補事到原州賊為乞執擊自山寧語沈槐率降倭我
 國施手多千人退逃誘誘人盡五擊殺虜海方老老川驍馬等地面元
 帥時駐楊根強原為成以還不出耳云欲易一及虜悔倭多畏病之
 人不入城北往脫視契衣匍匐而移則一冠鞋黑衣被黃衣張其傘

坐鉄片者以炭煖其下此及是汗也憐其初物以食不用手以口就食放漫矣
能坐鉄片不粘俄之膝口而旁稍遠俄以起而疾走踰柵入城汗將其刺客習目
後傳者扁田浦飲弓吉以金賴或為巫覡或以吹鼓為業今乃如斯人不可蔑視
也以此賞戲面以城遠未長大畧以金銀石裁布市上擁起以能容其丈之牧
吏人通引為市者以除城為此其二置城傍以示臨城之望一造鑿鑿繫木柵之
旁且示內外難通之勢其後年快示出城之望而臨城之具是不備具終日
大砲之不止

二十日金墜陽瑞鳳李弘曾入內領相傳以札曹判書金為傷吏曹李致鄭德
前大司諫尹燿父子及吳達厚尹某金嘉慶金蓋熙鄭雷等李致通洪燦士
十一人出送虜降蓋虜以只許不和臣以娶得之方交是信送不許海和勢將加
送金墜陽去取舍厚為其請金墜凡出城論議一皆鳴去同云金之靈也日
言語多所觸收書墜以論論為也上名許及一姓對金墜直進歸府左右
相留在政院厅予我兄而相書云平日台豈之自得為人三屬望亦如以今金
君自語為以後多書史上人語之也如以方石乞以馬豆是予否在左相之金
平生情義其兄之懼不為也今亦鎖扣之傷一卒是尤反以為我莊以私情語
之以丑若此右相只仰乞書款左相以暢然送言亦領相曰五日背以傳十一人
太多受為請第畧送多予人為金墜回書曰今中台豈之靈也如來也為
送其也不為送多指示可送之人則當回書矣我祖副提學李致通夜八日

我欲請對極言而取北諫官言以不盡其言為上堂上之臣敢與之爭
曰大諫朴漢若入東則吾名存與之力爭我委通此意於大諫則即為之矣曰先
爭於相出然後知不得請則入當未晚也仍從允金氏言曰今日出送雲陣鞋三
數人可以塞責不須多為十餘人量遣臣尹集為前上力主以和此北私罪
今送兩人名甚不為而與之終不得免豈非送送此兩人乎金氏曰為前而面
面指可送之也金氏言曰吾名存與之力爭我委通此意於大諫則即為之矣
子知之情之終必怨我以不從之也予之為是送不為小送之為無也終乃止
送是尹集送尹漢之也尹文舉初不于於和之議之以其為文代性為清故亦立
出送之中人尤以為冤曰朴以免此禍圖崔時亮金集國比虜侮得定出城
猶目分城曰此子送在自為視例而第一等自為條不用之第二等自為之
為云云設第一等是皆銜銜無極也且更享臣出及雲金合五五人去其威儀
及軍卒時出城之者著書衣之言崔時亮以在度耳云曰張以第二等為云
終不可仍著紅衣改著書衣為云收上與世子以著書衣遠近隨進且言
請止大砲自今夕止此後中死此大馬在夜就馬而於於河著書衣也曰愛
仁聖皇帝報海狗鮮國王事奏具送于日云張者且更休宗社生矣明降張者
開男之命之請其膳朕食之即朕素推誠不特為云必踐併其以後日之維新今
盡釋其罪詳定視例以為君臣之臣當也亦多憾臣自新不立恩恩委為悔命以
為子孫名久之計必明其無之請命冊印就知請死其交性去其年三三後

奏我正朔爾以天子及天子為質諸大正天子者以天子為質方一爾者不
虞少朕立質于嗣位朕死他日乃降死也又調爾親步舞或為第刻於云雲
不以弓傍朕今回皇及取朕島弟可殺和子其亦與校純多箭得自備大兵
水回宜新得軍之壯甚至朕正早登至中官手執太子子執及召黃帛示俱以
祝命大正及內官手執以耳其必進表後程式及朕降死劫或召子遣又傳病
此及正和欠或尔後正渴及及迎送饌及至禮是起而殺爾軍中俘傷自是
強以及及召逃回大執正不無送往諸王所送王主之使至我營以死我俘獲人
名後母以以不忍送是為祥也此因分送歸諸將以因和為新日憾城不許
級等尔國以元良哈人易為利臺日字穿在呼尔中但為等至更去赴和
侯名和者更至改迎其東元良哈迎在彼處名乃以器彈之乃兄之使為和
是制和起和之侯以生年余乘正至宗社處甫正定一書字年為金日高
再送是子、弟、母起正系和系永莫朕同尔國殺送及

每年歲貢物目 黃金一百兩 白金一十兩 水牛角弓面二百兩 母才二石

杯刀十把 豹皮一百張 鹿皮一百張 赤一千包 水獺皮四百 喜燕皮

二張 胡椒十斗 好腰刀二十六把 好大勇一子卷 好小勇一子卷 五

紋布四領 各樣花布四領 白營布二方正 各色羽絨 麻布四

匹 各色細布一屬匹 布一匹 米一屬 各色細布 麻布四

時氏蓋胡似其宛符之制制以布蓋信之 仁月因其公與之 仁月因其公與之 仁月因其公與之

是日夕吳達倚尹儒特出虜陣氣色畧無異於平昔然人意上引見亦
賜酒共別曰以等父母妻子予當於身顧此則勿以爲念云數日經求之後更
無恩典吳尹亦中匠擇所而出爲入城之日吳達倚此其兄達升無馬步人今達
升泣言於脩局曰舍書當初無馬而徒步今不忍步送虜陣願以人馬而致送心
亦莫不垂涕曰日暮未得出

二十日國主曰朝鮮國王臣姓諱王書于寬懷仁聖陛下小邦曾有一種浮藻頗能
旅謬國多上年秋後臣攝其尤甚者若干并爲斥黜而首倡僉諫人當乞無到
境時差平據庶尹督令即日進前或爲卑前以殺或臣而通赴任俱不以爲今
在城中其殺或爲庶尹和附之罪比前被斥其少輕重相與伏乞而後詔旨安
出恩盡小邦之至主臣若獲死持難則此陛下示哀奉國事情疑出有以客臣
臣之祇以向順之臣投足自白故查臣二人送後軍門以候安分以時死以中雲尹
而不敢出虜陣者達別無分付領去之人而崔鳴吉與武夫李頌達私自領去
謂吳尹曰君輩若送吾言而對之則畢竟無事云云至滯彼伏罪之言達吳尹
之云及到虜陣不達之地崔鳴吉各解其第及縛而人衆自獻之汗各稱達吉
等親衆及此嘉獎獎勵之云執吳尹向主庭下曰以何致敗而國之盟雲吳
達曰我國之書大以臣子三百年爲大而不當情國僑焉達又力爲
金海島乃不斥和字此外更定何言願以速死尹集臣對則駐名吳對後
客直說以平滯法之祥以主優者而人或長吳而崔尹不敢崔鳴吉還來嘆

敬曰吳尹若一夫執曰指於吳定奪以出之時多暇教誨而後至其前以應其
又足畏憚而執也云人生不逢安史更曹參判郭德上疏曰伏以臣之自決不覺
歎下今日之子而一鴛鴦命三日猶存臣實懷之鳴哀為父 歎下始由出降君臣
之分已定矣臣之去君不遠以亦順為恭可幸臣年之可也彼若未就皇朝之所
歎下為爭之曰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十年矣此印為臣所收不可如法蘭國
矣彼若求助攻臣之律以 歎下為爭之曰明於父子之恩法蘭國之為矣夫
子攻父之國論紀非但攻之者為孔教之非不可云則彼之凶殺名必誅矣伏於
殺下以此二為爭之不必罪為之下後之不據幸甚臣命在死並死不此虐駕
又不死矣祥亦為臣罪大矣 不戰及與爭逐 命遠攻及主以明目其日中
則而大於及崔鳴吉李吁曰因一云一處我之幸望諸崔鳴吉臣今出城自
不為詳定日日後桂多難臣一請決難相爭今日不可不宣其意也崔鳴吉曰
今姑暫待出城後休卡未為難臣我受曰今日不可不明爭以日更難卡爭攻方
督如皇朝印浩二百年 列在 之憲其恩如諸校賊乎且收攻機為龍天
躬其名可畏之爭今言收致賊臣我躬之卡已將系君臣而情父子也其如謂之
而諸決不可如之父母之邦又不有 考其卡乎不以為難焉矣南國之以此
惡也後為多教育爾國為今日之卡是為其不可遂然為其決其殺其
豈無動心之理乎且其金卡北國之難滿其卡之卡崔鳴吉答不
聽其悲生校和予不成也申希穆語我曰金公素知抗云云 上亦今日云云

前無為金公今以不為彼彼即我曰不我為則我為之也金公遂言相上先之右相
不送我即申默然遂送我遂為我申之而遂為我上而故也金公遂言相上先之右相
子將北行目今三公必是為之病之人必難送行信以筋力方強北上相上先之右相
即為伴關以無判李聖永代之聖永先為右相之後金公遂又曰世子臣口不必相也
也也二當中之可差是李聖永素長才智必合用此其議國子文先之即以為
城君南以雄代送聖永為副使更凡大小事皆不同頃者余伯魯之亡後清斬
金公遂三日程不計其差槍擄之日先無報報上人以共金公遂不為人無意者病
聖永言之收拾收擄以此也且上雖出城守懽懽軍卒中人處駕驛相相難弄
去分上遂出城則或通其彼彼出城必必李之也城之為危者亦且以初九日
後城將報報之可也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
信信於金公遂而信出城必太丰必更軍及三營司而三司長官必不倍信李
知曹亦以上命初二日出城必統領之人守懽之卒信意隨報到受城信事我
國人為城報報之可也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
三十日、乞乞先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上遂出城之時
九層塔張張命立黃筆威威兵甲我信督甫甫旋旋日手下精兵為第為長
壯健暑暑是日同被五重錦繡甲常存左右上初三拜九叩頭之礼於軍前
引入階階西向坐法王之右汗以南面坐北壇之上層設必饌勸軍樂臨臨晚

上黨表而張汝給大居六丁承旨各一聚。上以其一聚於府庭大士以下之波
庭。其時嬪官夫人其淑儀及兩太君夫人已自江都來在陣中。又上還京亦許
淑儀還。還稱平大君及夫人亦入城而鳳林大君夫人亦於入城後仍留府中。
形野次帳布盡城內。南雄為害甚大。林丹漢參議金南重陞被為副賓客侍講
院輔。李命雄海元李時楷司之。李裕信為承旨。以文學勅雷。則自信而朴
憲至。是見祥。還召改為副賓客。陪以。其有權於虜中也。金南重以此還遂
副元帥。李援軍。賊元執其朴憲。在高崖下。是日亦許還。并給其兄奪副帥印
信。上出城時。內城失。送拜。其地。

二月。初一日。陰標。臣宣。臣官。來到。又。之。羅。兵。明日。以。事。城。

日。城中。上。人。以。等。食。下。城。賊。兵。至。防。往。平日。往。東。之。處。迷。不。知。東。西。笑。我。國。之
人被虜者。至。半。未。敢。公。往。出。拜。或。潛。帝。暗。注。乘。用。向。人。或。至。頭。合。掌。出。伏。在。左。尤。有
所。訴。之。狀。低。者。見。之。必。以。鉄。鞭。打。之。怖。不。忍。見。或。以。泥。粒。塗。粉。楊。地。馬。九。此。其。乃
閩。西。及。被。被。執。北。云。矣。或。召。僮。僕。在。城。兵。之。中。橫。吸。烟。火。暑。無。威。之。容。力。以。其。此
以。人。乃。名。可。憐。也。士。大夫。妻。妾。及。愛。子。不。忍。露。面。人。或。以。衣。蒙。頭。者。多。以。往。到。麻。面
後。大。作。之。子。方。駐。駕。其中。而。城。內。密。定。由。入。拜。臣。子。之。情。因。此。雖。云。離。水。方。留。或
由。離。而。渡。水。後。之。輒。或。以。舟。浮。人。寄。背。雙。渡。自。然。子。自。美。城。中。軍。大。砲。不。藏。之
其。告。大。力。二。間。大。釋。之。軍。制。甚。捷。駕。以。車。相。接。大。江。山。城。以下。廊。廡。以。中。澤。以。此。下
云。石。以。東。城。內。野。南。方。下。去。之。兵。未。及。回。還。而。汗。是。日。表。月。上。出。東。門。外。

到闕下臣等五六人偕入奉末久胡常侍等其至命以下跨之出入闕中

終命壽九位 父子皆其臣近臣子此補九少

五日我以皇曹常為奉於皇曹以席判士即申常禮祭神基慶也判出幸此

文及掌心為鼠子之類又國勢至此云其基慶賀揚言頗用第勢佐郎南老

星妻子被虜出訪麻田浦成其甚多赴未入事之其基慶技曳老星蓋其基慶

久為士類所擯及是謂托出為慶慶為此也其宏自還都以其據臂大言臣尹煌

常言虜多入事幸吾八子之可擊却云而八子為主倡斥和史至此題為不判

煌以以為國乎大亦為人仍此生氣祝父士為汝隸人必慶、真儒多蓋自守

威之功出於出於之手今日今城比為中興移模為是矣

六日早食後信駕陸西江城山九王居在交世子七在交上先詣學帳不從後

陸元九王乃汗之弟九王中為末面 上言上相揖至而到其命左右相

為而聖出坐於後九王寒暄設饌以軍樂九王甚食饒賜甚後

上依九王為分給左右而由之方七設饌飢渴之野人必甘食不食為其天為

申謂聖猶嫌李之恒未而已 上還宮付世子後我執轡勒臣拜 父子食肉

臣曰必召其母而并而初八日 予為西門陽及送予於西郊及中此致不覺痛矣而

江陸亦兄之戚臣我我國人或召已被殺者或逢害未及死者或兄 上言行進

御後又被執或或白 上旁合掌祈祝其觸目此深幸矣

八日 上將送世子之脫出昌後城急召在或者為其王由 昌後中後而

上願傷為駕或至十里或者又言由和信院而來近為馳到達投在中輅
馬立於前而後回勇 必子布政 上與續宮及大夫夫人語中 必子至前
臣億進持臣祥 必子召必子以召召老病教今在河安宮口召召必子時未中
矣 必子曰并召臣 君父而在山賊時常其信於他人予常念之臣致敗痛失必子
心之曰乞之召召召之奈何年為義所降後得南就其意以召召祥其召召召
我虽多備地為本國豈無誠意乎彼中情狀一得召我問曰今番召馬我召南就
曰軍号二十萬而其宗十四万也我曰賊兵之死於我 國其召召南就曰不至召召我
曰彼召有死召乎南就曰汗之桂文賊殺我 國防禦其死召召交山之戰我
曰召時陽陽無兵乎南就曰彼宣其國而召召召有召召矣他胡釋召後南就召
我召 必子夢圓其大君召召續宮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痛 上召頻 城洞地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召召召召二召跟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召召召召 上不召召怪快未時不由大召東由西山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市召上有一炬拍掌大拜而失曰後年修築江都以為士民依所召召召召
檢察召召受 國主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死依祥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自是召後之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後日召沙水城之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朝鮮國王臣姓洪鍾上書于寬溫仁聖陛下以恩而退天地生或不遠遠三甫瞻
耿光沾淚至隆悅服躬命以報之臨河海經流淪浹之餘項踵是期貢誠輸忱慙生
于中享上之儀膚髮以惜而後弱以尊民散財竭口在無釐公私赤立而詔諭士貢
或非地產力有以不逮竊念予之云首蒙懷惠各分已定恩榮俱隨上撫下效
宜其其道日月之明旁婦無疆其於小邦羸弊之形顛踣之狀莫遁非必恤之
下及度量力而票定永為品式毋負有上之礼以子大之誠於五恤展死許自朽
照哀恤猶宜為大德伏願聖慈察小邦危迫之私收大時舊采之度以紓朽殖
之必命以宥同仁臣臣化不勝幸甚朝鮮國王臣姓洪鍾言欽蒙皇恩矜恤小邦快釋
前怨名地言旋再造強域臣等一國士民不勝感激厚表祇謝者臣姓洪鍾謹識此
稽首伏以丘山崇勢主自于九伐之威乙地仁而義荷再造之隆驚竟終定焉因
隨零伏念臣等以舊村守此偏壤余大邦之身常雖手托有悔歸黎先祖之授考未
敢輕生玄乾終致主帛之後云逆順旌旗之遙臨報城况敢百之危閭境墮事安
厄孽由已心唯族滅之約書報其生特收緩恨之圖免死臨雷雨之隆收就鳳皇章
風揮日舒詔以臣等無戮庶恤川以方安兩國之系枯木回春真成靈機為臣伏
寬溫仁聖陛下神若不赦聖度慈容肅肅命而臣等亦幸蒙取群臣之圖意
蓋報咸賓爰傳頌霞之蹤七被隨坏三臨臣等不敢所者皆汝之望報星保亦在
仰宏儒而恒惕士金亦社擒我負國協臣等任行已望聖後切荷恩之地臣等
朝鮮國王臣姓洪鍾右伏以神祐靈而四方荷降服之降儀真誠報效謹識此

倫綈細布三十匹 白綈布三十匹 一百匹 白布一百匹 白布一百匹

簾席二張 葵花席一十張 內花席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白綿布一十卷 粘六張 厚油布三張 粘六張 厚油布三張 葵花布一十張 油煤墨一十張

乳棉子三寸 葵花布五寸 乳銀一十張 乳銀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乳自表其裏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國王臣姓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綈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葵花布一十張

以爲報效大是王今日之職多而或有不與者乃則投誠直告王臣臣蔽此是王出意
子君一孝是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其可已而掩默不登王臣之志王奉年日月于台款
奉詔旨涉滄備金在中款王臣之明報效又調步步請舟師或爲王臣之明報效
不乃有惶惶此仰王臣之明報效又調步步請舟師或爲王臣之明報效
於王臣之明報效王臣之明報效又調步步請舟師或爲王臣之明報效
年而第曆再選之息此是王臣之明報效又調步步請舟師或爲王臣之明報效
日隆王命臣在人誰敢違此海外廣藩子昇內狄北不知早托身運生享其便矣
運回不決生致大害直結力弱勢窮而後已此是王臣之明報效又調步步請舟師
王懷於王臣之天地鬼神之威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
非而報論我合古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
使人爲人受其大災弱而不仇儀而棄之則改意他人事務或能爲王臣之明報效
害而王臣之明報效爲悅終致生報也爲後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
書通一般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
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
若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
稱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
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
而陛下之恤其出古等誼則王臣之明報效也今使受見大報誠如王臣之明報效

民死三殆五言名飢饉疾疫以飢老弱次第填溝壑難調聚食之仰助大國
東由之出不叙以此為祥其義已未為之不忍子力雖力而不放論俗崇陛下俯察
衷曲垂怜悲死金臣之血肉皮骨及今臣之性情而求保為之礼肅之北人則於死大
義聲仁中洋遠寄宇宙既傳事不特為小邦君出之松手而已中臣誠不任曉望
迫之至敢披肝腦恭俟裁交冒偉事懼冥蒙也奈事理如此具奏中
朝鮮國王為依方旨委送所屬還傳以中政府狀登屏未審其
父母妻子安否并此附陳還目今為防初旋詢及於裝積不一子誠不可緩除又
一可欠級分許第此生之人以度德意之所以不可已而第念又出之尊為防恩予
大為許第例外人為訪司交力以保以涉珍極反為未與合之另差一役率領顧
人勿拘番為劣性疏還先為防更之介保為防回籍咨後部轉奏皇上明降相
目具呈按此系詳為職予大是狀查勞王城及疆內士女未免停係此哀小邦自
夢今幸賴大度寬宥快釋先往之從再遣疆域俾全三年之完社之文輕念慶生思
以保界身金之方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欽奉宣諭聖旨於後為疏還體臣下主之使
為負皇上一祝同仁之望也為職已於聖旨予意曉諭中分小邦之民不致
流涕仰戴之霞之澤爭願慕之奔走矣及疏還守兩國及為一宗又作性來為是
煙忌合市例又之方為望一役率領顧職之人自備糧料勿論番為次第疏還
為便益且念小邦轉經兵火公私赤立子送疏抵厓厓備直經涉險阻專為
疏還而為力證崇其轉表以安則係保去宏國愈意願外中詳整新疏書

傳雲還号位志廷相見情予委屬時憤氣未部備於此廷相奏皇上亦蒙
許廷相差君而還回勅各營不許轉賣以安務要兩年夷乃則不唯土
生是永被懷情之自今之下同仁之效於由此而致之矣為賊勢豪至自以
主一方召土兵我國不為國公此實吏部勅為要地為此合行務治法以驗便之
皆在右洛礼部見父左議政李奎永承仁父李淳仁父李淳仁父李淳仁
丁丑四月初忠傳監司鄭廷視與本廷兵已年可為進其輕銳星夜進兵
初廷直為敵後為城以遏攻步險川低自高岸壓擊一軍改職此生出不多
危山邪監金知翼藍浦初監李慶善金井密訪李時獲其兒成內都廷視為
院堅賴下卒推挽以脫兵父李宜禧本以先初之人父駐火山城進不進兵目
信宣傳及中 將王倫得甚峻最後至慶善左右身受時受同父兄改或逃
生或云自經岩穴間性以甚戶而至召割相之漢南兵父徐依申之事援也於廷大
直進南溪監同受聖徽躬進元帥以在受佑申曰陰召以兵平困之疲男難以
以力莫如直向南溪之君金監司不廷其云佑申云於文報相爭及到時原又請
元帥沈元奎速為進兵亦不許至被杖罰出城論死減死滿江界報後因金
剛瀾上孫父五拿救為監軍律賴以元帥安相多文報配南溪金時瀾之孫好
佑申以僕過敗死之軍命其佑申羅兵因本廷之付蒙在大自嶺西直南溪
廷廷在講和檢操多畏入寇時佑申通和後賴上擊殺多蒙古伴敗走先授
其廷兵學漢堅之間南廷兵領飛兵少捷頗多論德之廷廷多賴高不收以相

戰為嘉曹於前進為蒙古迎擊以領軍兵並為克殺德源有艾裴命純南
虞雍宏吳洪原初學宋阮傳死大將之名甚矣時據之謀蓋據此也固聖徽之
入孫魯也為元帥是意前進步以進寧清於元帥之元帥不許則執受不許之文字故
亮以此為免罪罪而正奉宣中蒙寧心聖字時足低於表之不容約誓之安報於
整存成身以後城受不心聖此固聖徽之力也金羅寧史金俊就之口也遂其據統
心之方陣四面外向糧食置之陣中以為退低於我之計及至年按光交去南澤一見程
賊逐日車我殺後領是為賊中名死云矣五糧竭退陣水原於形得餉及進軍卒後
敵終不成功生此死我平步聖司世命壽史身史柳柳領寧因時前進少柳柳不肯命
壽在用軍律柳柳不得已退命而面於自此不協予、相連及到金化低寧多至柳柳壽率
洪傳於寧下洪洪為合陣柳柳不從我克死聖司陣中柳柳與李元生視不救此
自為及死柳柳然不動終死討賊而死柳柳一元素是名去且多 柳營砲手於
協力戰而死甚多賊力盡乃知而子之變低賊劍力以此戰及金俊就交之
戰而柳柳之捷最優賊之稱自中云矣申章援以副元帥守鐵瓦城見賊視形
出如百步少及殺我軍負其利不即退還賊大得勢至我軍已在城後不即入
城或及後以殺我自奪寧城圍鐵瓦城陰日不偏得五射去章援史郭山郭山
郭實前進偵探分賓勇賊乘劍痛卧於圍不意即瞞告以金低章援臣之不
及至將搬運至營中上就領兵而下低藏兵去香山以擄我 國避聚人詳去章援
以兵之助及其意去低兵大戰軍卒生擒章援等登明達王軍中此十王中

之也與王恩日今交情蓋極取出城之後乃王世其被誅是情上亦畧施輕典亦
配南漳廷以放釋會孫執不可上乃之酸論終不從廷持檄或大將江原世同趙
逢席中慶之祇領軍入援先為決在廣土孫軍數年功此法終不通與否不可因之
而止人任夢以自願州退入國城中上亦本在子情則夢以自衛甚為証言嘗習在
營中易於平日果大云奏之終後沈居進與云止原以牧史李重吉或最屋中而喻之
及拿揪原情多般構狂逞乖故上特命寬禍經年豪釋夢以後以此玉格方元帥
金自點出與同舍顯殺殺汗領大與上求之後不敢更生勸戒之云又黃陽營司李
悟元古李在營史李領進率傷而與五子及御營炮手為手入援以兔山是所候
早發日出時抵與五子并海而與與五子及御營炮手為手入援以兔山是所候
差差入與中江陰初營多士紀入與東手初傳之際御營炮手一時收炮砲屬進屬
取砲手五子姓名今生存者不過數人目脯後退陣營又相於砲砲不交戰分近此
北於砲之切乃是御營軍之力也子雅達以親太和營士紀官膽為已年大用以由武
教序現營崔擇就被執兄殺元帥只率御營軍以到孫慶與元帥沈沈意沈意
與失生終字終字中南漳出城水為高進沈沈意沈意沈意沈意沈意沈意沈意
旋務中道已印於板內田里而司論執累月不從後傳持與判金羅世司意時以于
手與世字與父交且定於收為人添給好軍史史進或物與與或為夜所與中軍
靈岩與中嚴慢誰何城以五克營自招好軍史史進或物與與或為夜所與中軍
光武山皇史金俊就之軍自決托以收後故卒退必公何自些司之區中軍與中軍

初四時防滿宣山一年而放特拜降收其獲制其補以時防之務關其年
鹿侯黃慶領送舟以自幸手以兵為名其事甚密慶侯還山後其間亦頗得降者
一級及請穿傷而死水陸三將自高黃侯更出亦請領卒三之舟師刻於上云以
初定至其殺戮甚多皆司沈鴻台令其老為等可取耳其忠何本陰志山博相建其
不前進正月所行收進讞其英侯中双處軍收与保崇大將軍全性云手受敵降不
卒不遇士子收保為外人言云更集孫及等分領至等提兵營士大夫之人皆為火
而顧言及与學司相會之際五人祇得成至學司以各自願之分走後竟至其時
有怒氣陰後滿收坡未及將將降收其後性被頭用提擲其吏雷案判左兵
史許完年老無知右兵史閻林以率合四万餘兵而許完年久此物對人免因人言其
收進于慶侯双嶺間降者右崗將降者左崗之所下受一等降手不登外曲必為中堅而
自求以中下等降射到其外而外面為險火系二為於人形云早將破之先降三十一
人於木傍睥自攀山上攀美為云下木外而能手一肘有放最其勇健一城中其死
而而獲之驕送入降中降者畏其進而不敵其降手連續放城則不能中而而佩
二為之火業已盡其外之火業出險之降手其後其降手被城射其其降手其第
更勢催進其木柵其常當其高其降手其後其降手其被城射其其降手其第
不及中而而帶之箭既盡特立信地不移一步身中賊矢而死之瞬息之間何暇出
給火藥手炮軍束手而城兵突入木柵中一面已崩大援而趨下中堅炮手
不得放一丸而自潰其使老幼不能騎衛人再扶上馬而為三按上又落之

間中堅大崩。兵使被蹂躪而死。陣中兩漢者奔趨於坑谷中。先仆者及起而後死者又倒其上。置積如丘陵。而賊兵四散。持短兵亂斫之。如麻潰。平之餘者或趨於右。兵使陣或投於水深處而死。或入於冰下。終日而生。或走於北山上而去。左兵既敗之後。賊全趨右。右兵使整陣而待之。砲手善放賊中九輒死。賊不敢逼。將有腹敵之勢。此陣名給火。果二兩。於砲手救火。果盡放。自中堅分給火。果急遽之際。火繩謬落於火。果中而火發。不但軍營燒死。監守令二頁名既燒死。軍中大擾。賊乘時衝突。如入無人之境。我軍不能措手。右兵使不能意而死。諸軍又大潰。日中而左右兩軍俱大敗。火果分給之時。若不若失。則可以焚援而事至此。難保人謀之不臧。豈非天乎。賊既敗而陣之後。脫死者之衣。而不能盡脫。故火燒之而去。聞有伏兵。於積尸之下。若死而生者。日暮。賊去。起。果願多賊。歸之後。死兵之親戚子弟。有鐵牌火中不燒。故一盡得而得此。可為軍中。可致者。此厥後備邊司使山僧。若于兵。收英軍死之尸。收拾遠近之尸。埋之都穀。八千餘矣。○三角山僧。當初被擄於賊。陣中出。果言左兵使若龍陣。雙嶺南山上。則賊雖數萬。必無見賊之懼。而兵使不從。安東營將移陣。再三之請。自取敗亡。可惜。蓋營將初一日。再請移陣。山上。而兵使不聽。三日。既又請。而又不聽。故云。兵使僧又言。初三日。賊將盡出。只以三百騎破左右兵使兩陣。而左兵使陣。則先鋒。子。衝入而破之。可勝痛哉。

兩兵使俱死。陣中既死之後。沈演以許為逃。生馳。贈職。賜金之典。及於。而不在。於許。厥子將士。詔。詔。後。贈。發。初。演以前。底。尹。都。慶。俞。為。從。事。官。軍。中。之。事。一。系。慶。俞。左。右。兵。使。雖。領。近。邑。兵。先。進。嶺。下。而。遠。邑。之。軍。太。半。未。到。糧。餉。亦。在。後。兩。兵。使。有。以。待。主。慶。俞。斬。右。兵。使。兵。房。軍。官。朴。謙。督。進。日。之。西。兵。使。不。降。已。進。兵。而。軍。兵。為。整。其。時。盡。棄。衣。服。以。着。單。衣。前。方。為。後。軍。

而乃不凍餒軍情大快姜鎮敗等謂由前慶會後慶會自
臺中路中凡而死慶俞亦告官謂忠諫而子子為建祖子竟以疑獄
為致全羅義兵大將前奏議郊弘瀛果到云州中祇得嚴兵勸而還
當去郊之時金慶徽將入江都及母及妻各乘屋轎婢子看旁帽此其下
昇立中決裁盡京畿去馬有一婢子以騎馬足蹶見落謂其不善護以杖京
畿陪吏於路左典副使李敏求從事官洪令一先入江都元任大臣尹防金
尚密禮曹參判呂爾微郡郎崔時遇社稷令閔栢泰奉迎鳳臺柳瀨
宗廟令閔光勳直長李義傳奉事呂爾弘奉宗社承旨韓興一奉
禮官元弼而散儀及鳳林樸平初父庶典人該官人駟馬以主為主
隨行判府使郊光績四等朴東善前判書李吉志姜爾相和和
械都正沈觀以表病宰臣奉承傳入云武寧知事金翁為衆議以
命亨為正李時讓奉常正趙希進前章令郊百亨弼善尹烜前校
理尹命殷修撰李一相工曹佐郎李新進朴宗阜直諱遺復都奉
身院獻云曹佐郎任善伯承文正字郊泰為林嘯學諭尹昇為縣監
沈東適金正李士圭僕司堂簿宋時榮別生雅順長奉常主簿高進
民或來及庵從或分司在各從後隨入禮曹判書趙翼為丞承命
落後自南陽初為義兵轉入江都前大司成李朋漢奏議李昭隱方
在草堂以退還而安非公義名為力乞李所煥宮為甲申津頭無能不

降後而書夜為岸上、下皆凍餓而陷个確在能檢察航隻勞在越舟
不致相通據宮在屋轆內身出玉珥大呼曰慶徽、以何思為故為寄張
紳中之言於慶徽銀信據宮以下至他士民、避亂者不知其幾千索遍內
津以求陷之未受賊騎及一替之百慶徽猶死或或破槍掠或援出水
慶徽船運金浦通津國殺名為死救島中士大夫之慶徽親曰之介
無人時舍為村散失噴殘國為自己之利且將移運海河結城倉穀
江都被陷未及遂計自以為江為金陽賊不能飛渡朝夕宴安日以益
況為予山城被圍已幾月拜不通而不以、其父為念大主或召為言則慶
曰拜表以教指揮大主或召為言則慶曰拜表以教指揮大主或召為言則慶
大主或召為言則慶曰拜表以教指揮大主或召為言則慶曰拜表以教指揮
膽江予益非時慶室等怒之慶室因不思其咎其咎人等皆持江都之槍
意巧備放並哨官尽还甚家一島之外不為偵探後者莫不寒心或持忠信
司部必親死我陣大臣以李叔永代之叔永以江都為屬金多他、以湖西為死
皇、及、言艘謀避分司促其、言海軍寒凜不可言寒之酒煮取暖托
以暖目之且為幸去妻子金相李相、以曰若尔凌架列邑遂止先先是敵
盟國在圍城中截是之予安可分付 廟堂請以叔永代其職 上旨予異
人情托六尺受據他人力出日往如此他日之抗未為不可云則 上旨之成圍也
密 教者經不得出二道舟中無人扒雞堆忠信水更妻新星夜入城

案又以前領船隻不置於施度亭及諸處奉島船必必置慶律丁丑正月二十
通津堡守金頤勝報于檢察曰城方以重車載小船向江都云慶堂曰江水甚深
日此近船謂之弱軍情方有刺之甲串把守於必報之金頤勝當於為督勸海
崇耐尹新之方大青浦金昌文柳廷亮守佛後命者曹智長零李炯守加里山金慶
微出傳禪海楊小自守甲串軍卒不防於方已危急之軍先火舉今驗之險阻極危
銘金華我援力此以故至為午 鳳其大元永豐慶堂出見傳突兄在島以零生遂入
城中更欲收檢軍兵以為防守之外人必逃散不日已於為城守守純紳及舟師大將
獲慶堂戰船所向甲串而時為下弦潮水甚少連夜刺船二日自曉頭僅至甲串相去
五里許為晉斯率七船往甲串與戰力戰戰船被隔為數隻晉斯船被大炮此
為十度軍兵死於十人晉斯乃被擒矢言以奪戰矢及他戰具之物甚多晉斯以鎖之
紅甚少張紳出見戰勢甚急云云言方進晉斯擊鼓揮旗催督紳不進為
所呼船上下以受國恩以君為此吾船以紳經不動仍順流而下時井浦屬九都延
隔戰船一隻相為進藏之際張紳擊鋒退軍郭延等仍為進退戰船其設伏不為
獲船及戰船一隻衝進戰船之先慶堂岸下陸兵七人言常言於只拿一劍等步
繞岸止止上片周生四言在兵船其言兵結伴中其交以自護拒抵過之敵後戰
船蔽海言渡奉島中軍黃冠勇率哨軍方斜力戰於鎮海樓下為自射殺其三軍人
射殺者六能勇力壯死之軍卒逃散此時江都哨兵皆在戰船中以至收退去故
無人下陸北慶堂自守無可奈何奔走浦口舍馬入水將上戰船時慶堂張紳之

先母傷在城中而自棄船而走而家先母竟死城中相王令多入守城者先出者
宋國降國先出呂弘闕軒題李義等部於國及祥等叔已元節已出宋
守城以爲出城也金在托元馬監紙迎宋國降搜檢口語馬及玉版上寫
有幾船者有石待候然乘海船數日到喬洞此常天也聞孔耽於搜檢
島自喬洞移往註文島仍向唐津其時註文島人大言津頃句此船來自喬洞
否船人詰其所向島人曰今忽島中諸人之多有船擁五雲自喬洞到本島故
聞之云人必驚焉是船爲子東元沈各以之原上在其船親聞而云之國降以此船
而其餘則陞祿大臣 忽祥以故 宗廟社稷之云其 廟社王國降之云
必是奇之賊兵四圍之前右相金若密已爲子玄脫以君衣付該人曰尔爲金生
以此衣付該賊以爲他日爲契之具因往南門竊火乘機他人之在傍其皆命
廢去金蓋論權順七經不去曰大聖梯五爲子即金相放火自焚蓋強順長
并死之尹昉以 宗廟提調在托 廟主子易之安及賊身昉呼曰必殺我賊不
應投 廟主於污溝中昉收拾 廟主累以雲名裁法上馬曰渡海時我爲殺
死賊迫費不陸重其 廟主之兄奪於城分裁收你衣袴又於子乘其子
定後三司傳教論以拘律在彼罷黜一爲付受未幾而終都亡沈觀其甚矣
將死製誅於法懷中多并自決其疏口臣某等而百拜上云于南降山城
王上象下臣等宋姓同日自決以報 國恩主傳宋時常初夢夢時

崇先自決時稷先豬頭及收引之收不為運命以制製贊文及解付誌
又差其子其贊曰長江安險北軍充渡孫收恒初背國倫生把守莊解蕭姓
魚肉沈彼南侯躬百且隔藩不為生甘初自決殺為成仁俯仰不愧嗟
慎勿傷生心莫差被善弄先母編伏口閑險而不起區差在尔先士
大夫自決者李吉鄭孝誠洪命亨尹煥鄭百亨後必旌表其中二人或
誠以救世而無目報大豈可以流名後其死於收軍中伯仁之子埤先
子後自決一子幸在地賴以得生李士圭死於賊鋒此輩其不壯也記
之自決者金堅李李之金友忠鄭百昌呂尔室金樂李昭侯錦與一洪命
李一相李高車鄭紀與之妻西平府侯尹錦浚之妻母子正陵府侯李
鄭李誠之妻也其餘內人之死傷甚多未壯也分乃榜金震標迫其妻
自盡金堅友人及家室妻及子均死強以自決及第李慕相文章早著
家以冠人取並配痛疾七年誓不婚仍索餅飲食不任杯保知其子莫不
歎欣及是賊兵之至屋以藏其母而為即被虜賊退後其妻代負其母而
不料其妻之負逃言其母不壯自運及死形妻亦被虜之而自運因生其
其母尸旋執旋返如是其六十一人入於島中儔奇又將而賊陣去友之
中亦幸衣力止之者曰我之為甚在此生內及死病母屬生埋不忍生
裁必付伯史誌其父兄以通其死之至雅入城中終至被害死於孝
之

女十二歲受子之自縊死此乃拘人妻此非女也李綱及尹壯之皆在坊集之而不敢父在
於城中城內諸塞皆自第船以避以此為定後傷被重効命省曹亦不為防守之
先逃去福江都云九王子也及其母田軍城中被虜於是放城外被虜此率皆被去
與一呂甫出脫其以看更被虜衣曰仍欠他國之人不可不整其衣裝先自入持之
移祇曰國舅姜碩仍在此去蓋欲拒人以混其迹姜托病跛跢之字不為祇竟持去
姜仍欲自決嶺官上欲追死為西人者後不果在在遠之士族拘人之被虜此非一而
李敏求妻及其母為之二人皆嘆罵言之醜也敏求以其妻死於前山謂之節死何
諸銘感銘其美求寫於東門對中朝聖人受之妻姜之孫述女士大志高志不
依曰同產於豐府侯君張維序以為失最之人不可為配以事先施為孫述之後
陳疏請令子改娶領改改崔鳴吉回庶之辭如此則然女及笄不可不為其母
庶及張維此後取之入更為上云 上命呂氏此人勿以五例及論以部法其律其
張紳金慶堂李敏求妻金陳居日陳 庶張紳初死守不為孫某 上命之自其
亦在門外自縊於其前禁府都予亡不取死以此都予見羅人言藉疑其逃生云
形承首以憲庶云 獨有請剖服 上不許金慶堂則金陳初以抵得論而請
江界更以劣判也金耐讓泰判俞伯常孫金論更發拿求 初死敏求圍盤旁曰
且以姜晉所不姑善我父賊度此亦配堂地拿孫更請拿耳集示出清水營軍
官下岸詣 闕号失累受一瑞於儒局仲其至交竟不從於死於此金慶堂曰
在禁府中初死 命下姜堂号失失瑞 晉斬後於慶堂心雖失而意不從

采我西思兄相東望為恰隱書人盡五端鳴悲集彩雲驚池草搖殘去相夢
彩秋獨庭月忍相以辭耐先親階內語曰琴瑟見情至相逢未二暮今感焉
里勞意負百年期地廣而維寧山七夢七運吾生未可卜順護夜中火哀輝甚
立備哉於此中女莫不悲之或云共尹集同省擢我或云此指河文而已經累年
去年病息想已見殺矣尹集之祭亦人才也而子乞郡為南陽府又向化引城
入府是執不屈罵賊而死

丙子冬廢王自江都歸園維古亭明丁丑出城申系旗縣宏申系後申系謀反被
等姓名移去移水賊水史申系等外之元黨蓋陷害之至也系孫不返二月自營相
又移去府內也有一去人求永為外移以爲立功之地言不冷蓋系孫等之外也
事已七月初二日卒于隆平

賊兵回還特備孔有種耿仲明而城與我國會勢以批殺島已使仲明以義狀
習於舟師曾叛投山東為天朝臣擊降海軍賊去即即謂孔耿也我國以救賊
冒於井慶業為副隨孔耿同批殺島在海中非但泊舟甚難周設火炮防禦
不敢把問策在我國而於家以不為賊或感或誘葦業曰島之一面阻山下海水
相通島人不設備也故若乘夜果批踏山階度入則可以擒之賊大驚至計一為特
云路以此謀備島葦業佯托巡邏多殺賊兵于隔島之中專出此人也葦業
我國之軍殺掠降人甚於虜賊島人僅以五六船浮海逃生無營院無糧率
下數百人登山賊誘之以為其降屬其金必魁其人若使我地大以之

則死矣宣輝亦大軍中戰專力圍攻皆死鋒刃無入降其世魁素是愛其
經建大部誠乞以之至士也為所破之敗島也 經建乞之預定
其破威竟不能以至於此自汗以不月內以茶淡江葉業以破島之功多受城
實至受破我者為受那金羅為水又破我宗左水又為夢尹該營盧侯黃陳
領舟所劫不上身為受那金羅為水又破我宗左水又為夢尹該營盧侯黃陳
這世營相及出城之後書為受那金羅為水又破我宗左水又為夢尹該營盧侯黃陳
勞校潔為受那金羅為水又破我宗左水又為夢尹該營盧侯黃陳

肥年君命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尹防金羅為水又破我宗左水又為夢尹該營盧侯黃陳 尹防金羅為水又破我宗左水又為夢尹該營盧侯黃陳
不為此信又不可送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和议尹集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之書書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為經引及志心轉也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下清出和正軍情一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以國為書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曰年書書位不及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其子上年就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法人為送和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經建乞之預定

者也自為定罪此未常也其此平日賂無獻徇私蔑法忘君負國特其餘
頃者特賞之日以馬賞賈之謂曰祇若深入則難免重罪之教 殿下無乃
忘之邪朕月二十九日之我一出堡之指揮壯士多死士氣大挫反悔罪非
緝至極根打此以異恒溫之敗防頭而罪素直也防則久在相位越視奏瘠罪
不宥誅而變生之初失受 廟社之托其責不貳重千金慶堂檢察文出於聖之
自薦還為一奔奔避之中也當入江都也先居其家屬上然設令 廟社殲害
津頭三日不召防內實多仁失拜痛哭此人他 殿下之罪人乃金仁之罪人也又金旗
信其初功之人殺金士克強其初功後為被虜如金士克一可豫痛哉為大辱其以
此罪集慶堂之看則張紳等以通玄江都口以潘反金士克向至於自決平討不
出此任此狂言以為不能有其功特為免重死乎嗚呼聖風奔洪以代之
而不有宗 殿下之憂念多矣其母如藥徒之有為憂念七年而司之而墜
首草塞奏之楚也忍忍視也憂堂以叔求為豫已一動一靜毫不動於叔求江都
號故求為慶堂乳母故求之罪其慶徽以以異哉津頭將失也惡奉 廟社
號故求以乘恥防乃奉頭鼠竄區區也而為內故防非但 廟主所蟻故失故
乃好子祇作此分 殿下在山城之日也防之罪如此分以 廟主故失也其故公
論以時得兒乎張紳將決不決乎此亦死加一等而文之自盡自故安自盡
軍律字在實此不殺以是殺以是憲府之憂也曰莫害死他徇私情 丞吏死
大不服 殿下死矣張紳揭死之憂與憲徽不究其死刑則誰咎也此防西國

安後冠履不為王其晚而歸至佛殿修之其子范執今終永保平康之祚
 之懋哉勿替朕命各宜勅傷曰朕惟祗不廢玉帛旁以勸忠誠以匡用矣
 會南陽命宜封賜今特遣英俄代馬王遣使封爵為國王高印并報表
 勅王其祗受以見朕優獎至意收揚給將解國王黑松皮一張玄松皮一領崇
 貂皮一張駿衣一匹珍玩靴一節崇德元年十月十六日遣英俄代即就將馬付
 直即馬松骨大夫乃威臣云鑒印上有篆文四字下有祿字一件印而之中說
 活還我國向北則還漢人傷憂緣由該司得人則還祿逃還譯及天則還漢之
 逃去去推給三合六及丈夫家相為婚嫁養老為入送等事也就骨大夫為我
 境心守受賜因及紀聖身王勒勒房拔送揚又李三弟免男度房塞且多烈
 黨就於等殺得房多殺不為已存之自然以後各邑拔生逐日入房適之其性
 耳率以多為補其必為坐女入之款後凡出我國者蓋以房例少為然無擊打士
 大夫及同族赫魯魯郎邊席吉被挾持病而死三合六及士大夫家十六定往往
 督領報藩中汗語至尊官與之擇各是拔為十餘人以充法為嚴後汗及人勿及
 送出城後率得半月代奉加等曲輝房王少城於其性免及之其後且多麻田後及主
 樣捷得此報聞沒男度世主崇碑其中國公推牆二役浩大大提學李京乘乘
 碑文奉判是後書之奉判呂余崇篆之而清國及高七番文并一碑其文曰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三月皇恩懷和自我振旌慈以遠瞻之直捷而柔慈安
 抗方時我塞天橋于南河德多及蓋水而持日六番王同高南河德多及

而後西北踰垣繞峽內不敢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焉此之時以大無君
枯得燈火之燭燭正之皇帝以不教焉去惟布德乞定乃降勅諭云臣素蒙
否庸之若若馬汝大將承皇命相續去在任是我寡人苦文武臣能得臣
托和為子大种十年于兹矣由予為我自建已付屬姓多因民立予大皇帝
不思臣職之傷之如此予曷敢不飲不以上金我寡社下保我生民今方由故愛之
遂逐為焉請漢軍方請孔皇帝乃降以孔村之息一見而推以殺勅諭查之與通
臣臣孔氏即是我寡人于耕田立召兵之李心去振旅之節禁暴初農幸臣一難
教其誠狀承繼孔氏之子里山阿公命曰天霜且變去故早終為時雨從今以
存已後多遠錄此亥亥若以年以年守之守之浮水上游廣田渡之守即皇帝
壇場立守我寡人愛命水部能壇居極多廣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免此永久以彰大皇
帝之功後直些感化之因保也宜特我小邦也永賴抑去大殺之仁拜去恒年幸不致失
未後不基于茲也願學已也之大盡日月之明不足以防佛之萬一降教之米異銘之
降震露教甫教育惟帝則之示布威德皇帝忘士其師展其德也如碑如數西滿
高疑登支心落執安方延厥英赫之皇帝孔仁延降恩言十昭回光耀且溫光
不兮自朕仰感帝有以命為霖之愛我臣能欣相幸而忝非惟恒感惟德之依皇
帝嘉之降后孔侯教色教以愛予必予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為歌乃詔我
后言後皇帝之勅皇帝班以活我人學哀我房析勸我補多金跪依旧翠壇維新
枯骨再肉寒爰沒去有石窆大以之頭為教三神皇帝之休

百官賞亦金尚寔詳貨上諫曰臣本疾人加年先夢既隨公於權勢罪之語
失性去地及覆之惡形存死君亡未無悔意然終任仕之望轉輾流落窮
夕終盡伏聞南降之寇臣該出俱受責而臣名在其中臣將雪駕駘經之怒
惟法月徑旬食不自安方一駕駐山城也大臣執政秉勸出城而臣敢以死守之恭
陳榻前罪不足降文字而不為免手殺其章慄未面堂臣罪在臣兩宮犯誘
敵害主死不許碎首至病又不行遂以臣罪三逆臣負此三死若違刑章豈敢與
該止登犯羈勒出均蒙恩多伏乞 陛下亟收成命以彰勅諭之益如坐階側又
有台論改正之事蓋伏荒野中竟事連腰站煩顧母為謬學且忠伏念寒星不報少
表萬不可廢敵國之誠以我之不克伏願 陛下克勤克勉三老增脩保障之
地無父國家再辱嗚呼母后之付之要盟母后之日大德母后之情帝服之仁母后
絕父母之邪誰以此焉 陛下是時咸令夫以子思為聖人殺在人必屬切期
先王奏文呈折取京之證不受治衣也伏願 陛下念之裁以臣狂惑生致又以言差
戊寅七月二十九日奉令柳碩朴熙宗等 臣曰君臣之義無詎逃於天地之間死生當
理無獨殊豈可以置之活隆力之害害而之其哉前判之金老憲以一時在位受
於聖躬帷帳十年最承恩優眷渥之深今者之隆以恩景 陛下書危重得
止之際南方南降下城之日 甘父備未防之危臣等同同恤之捕獲多後 臣
之以救出金老憲尤不能為難應之刺刃刺於秋初惟 陛下典此而抽為卷
曾不顧慮時事稍定竟闕不顧偃自便也賊視 臣嘗自為

予所笑鼓舞異論彰國之惡而眩惑人志使人主之惑于此乎抑於彼乎
販國楊黨污國物尚憲之例其年天不道之兒不示憲法而後國
雖身立 答曰金忠憲論死太晚置之差好大司憲金宗祖以便奏文赴陳功
上疏請差異係救急札曹判書李頤常劄子大案金宗祖上疏 陛下後由而伏
見有金忠憲論罪太晚之教臣名面奏法及不覺瞿然漢光劄臣成 答曰此劄
子以無而視之有如此視例乎同 臣持平李愬思方在呈告中即出仕論 臣持柳
碩那及常劄去仕版永不叙用 答曰此臣等臺出給勿出給報仍為 請以此
各前怪妄之說臣等以持入即涉系 臣等以為其可怪矣李愬思以此臺原意
臣等查所提學李愬思臣等臺原意一併提李愬思等劄子大案柳碩那或此
案遠矣 答曰此人必欲死之者而終名指服之矣以予觀之其不及任其去也
遠矣其甚危殆之 天朝朝臣靜之地勢乎中臣隨駕立身各拜去之似不俾其
而等直為稟奏 無乃台不足而移邪憲府臣等彰無等語皆是後浪之自
取以必逐為害也或柳碩那有死也 金宗祖自為論之曰及如先皇一臣以捕盜武今
此其指實為可哀 予甚惜之左叔崔鳴吉劄子大案金忠憲文章標目見重而
為學海被圍之日挺身赴難裂心傷失節素誠以可相溝洫之量不致自下乃
責望太奢 宗廟社稷 云云文悻出城不顧云云疏涉後忠臣去國不隱其
名致其平日自視為內而懷危憂乃至此是亦不容格為高致也云云之良
而不成陸陸逐逐而為轉出市剛端云云淺欠不足一時見之云云遂成尋史狼

知其存今日不返田間之一直也置之不同蓋凡天地之量以必死而不死自之五折
律丈人而不平蓋也携感之暇手李鴻昌不同也及擢出論劾子甚無校遠望之命
命出竟仰其他之生理雖獨免臣之丑惡勿論論以是問并加遠免今不以及生聞端方
合鎮定之居之不共金者靈眾即共為之道通而不待不為也 答曰柳碩等
劉祥為此為令依例施行 金帝祖遠大憲金樂代之 應發大案柳碩亦應
不恤公論掃立私見私端不愛群情也該法命既成 答曰因方函劄子已為遠
差更勿煩論金者靈板意圍羅其子停 應發保核抄手亦守文上訴遠
差八月亦自以堂令李鴻昌建抄筆金重鑑者類者在李桂 應發論為
憲之孔惟此發之懷微久周詳矣係以書出公家國人以是為北一人之私意也於
金者靈板之徒起譟聲至被校植罪人搏擊其至堂則乃被 叩首不思引
咎憲長則初以難辦不暇顧例停重論如恐不及以其名忌憚之甚幸請
副提學李豫應教洪令一修撫李行五大同憲金樂并 命通憲 應發保
堅持平金重鑑應撫大案掌令李桂建不避強逆更起端端依憑堂論難清其
私與情共懷淺者更以請掌令李桂建等 傳曰人之言實地公論起例之有
不可此 應發還出給今後以此降文勿為幸入重鑑以此特保以有判及大同律
與吉應撫金者靈以一時望重人未死不以終不取觀力以憾之後其情往起難
人言至方以重律為之乃謂公論李鴻昌之書柳碩以失不也相意和應發
風聲應發殊金重鑑之書李鴻昌以失不也與同保之書並并不應李桂建

之職則無以室者例傾軋之習若不還收李晦昂意竄之

之款故以此論庶幾意不一臣忝長官言不見臣請命茲斥臣言却之席

李珪決不可與金重鑑同罰而長官終不肯豫定為耳臣且不敢稱冒請命茲

斥致劾崔建勳啓曰臣頃日宣室時以論處玉堂予被書席上今見大司成崔

相吉簡通則以掌令李珪擢平金重鑑掃五彈劾殊失序併并請遠中免

於治効玉堂而又遠李珪以涉無校李珪之遠玉堂當長矣出公收楊

為不可金重鑑歷款清班誰以救也臣以不避艱危自任也臣之與兄共同依

相左清遠臣職玉堂為提李金壽吳忠教和僑撫沈廣劄于大案崔相吉

遠差獻納崔建勳臣言却之席出仕答曰依臣八月十九日畫請徑送官案判

李景奭王奎睦性沈濟入侍李景奭曰聊碩之論出於扶臆此非台論上曰扶臆

之言此矣唯為觀其是也而已金尚憲鄭道為一辭只其金尚憲而論之非也但尚

憲不同其甘不失其兄果可為濟其人倫乎金尚憲以忠相臣一紀糾連於

岡故之委弁臣父不問目今金尚憲乃金尚憲以心傭也此時論友憲出於理之

鳳鳴彩份可也睦性忠臣也今金尚憲乃金尚憲以心傭也此時論友憲出於理之

金尚憲之終後豈能自定矣兵曹參判李致堯存心勢我上條大案臣在南海目

見金尚憲鄭道出使幸生形死不得之狀尋常慘歎自恨慙慙不益人之言及不

同為今改斥金尚憲以收忠性小人玉清安臣之律三年凡蒙之邦為乞躬雪義

本惟此二臣而又臣而臣改斥其所以呈祥於天下後世也而出之于是以為國之是者

長 啓曰見危負 聖人臣之大恥也高不取法治之少其流之害將至指臣不忠國
不國可不得哉方判去金忠憲求死不得則常不教後乃托疾僵卧終不履 駕返
性素川長擊案累踰嶺樺使臣蒙赦乃幸恩無而封还 教旨若收後况甚
害異域之可賊臣實家終不封還其此邪傳之語臣一以相左即請金忠憲中道付受
人臣之子其父見危校命豈可玄定示教常判邪謹刺刃不死而亡之後常為其親而
通 內心必無怨惡意要其為不念今親王多事人臣子身敢力是請邪謹死
職不叙 答曰置之可矣不必施罰蓋 啓薛中封还 教旨送陞素川或石見
等故皆証言也掌徐祥夜 啓曰臣伏見天府論金忠憲邪謹等之惡不務察
辨李以翔亦更發已還之語此一考代負以為情人之憾竄以其甚於親臣之罪兄為此不
可為同主一席請 命死示正言嚴鼎耆父臣李益也李以翔徐祥夜并 命還
望執節離清出仕 答曰係徐祥夜以此於徐鏡城判及大司憲徐宗南呈稱
逆差金榮祖伐多又逆金樂儀之 啓曰臣等兄已多事矣今以此教更虞前告又
之祥不實意証之初不下送之 教旨至臣之封還不教之罪暗昧加人以此毋得宣出
於臣等手至於邪謹之特立稱 聖上之志以容許刺刃求死其志可見孰敢樓直任
真之人乃生計較要名之三年乃加之罪臣之未曉也決難為冒首席 命死
示 啓曰金忠憲亦資 教旨後當以不為下送即尚 臣等當 臣等兄
自尔曹為天下送之親吏當書史金宗臣受命以在是處故不取送還置

書勅中云執義權滿臣在黃金堂憲而實非之而狀万畢召上亦正價值
鷹不務提按生乎以起開端及臣移承天府已發推僑席不得蒙允今見大
司憲金樂引乃崇厚之所見相左何敢僭越妄言請命遠斥正言朴守文
臣曰事多矣兄崇厚官相左情命疏外大司諫崔聖吉啓曰金忠憲初應
事實府提批陳論更慈開端此空今日之至孫平且西出迎以此不可輕為
分而而擬律殊尤未為近大司憲金樂不為高同寅出告鎮定今日安於
之時由以此數三同億先起不可仍冒請命疏外王去矣近大司憲**金樂執義權**
滿出仕大司諫崔聖吉正言朴守文逆差臣依臣金樂呈辭權滿就戮十月
二十日憲府執義掌令朴敦汝洪稹持平李雲載臣曰金忠憲罪狀已出
相方登而聖批乃以置而容之力教臣書之感兩甚不憐不平况統宗社
之計自為推正友之誨人臣義屬與事主其忠憲之責臣推後下必其
推本王文王上具陳自哀而出古明神宗陛下君臣不能行吁上甚矣方
之事臣等可相矣自生平生朕中之人知量予勢固雪已足進死不能以國焚也
石如指一嘆悵悵情不域以至矣矣危不恤兄尸不收自來忘親負國之
飛耳聲亦在旁及臨嶺之後不能靜愛引引惡浮起出嶺之而自負以將得
大領其些許諸故人皆收其一以扣左左議兄偏嗜狂言之不足為可以坐
人重其量置之露之上或或之招會人不附橫奴具以極忠憲之故拾取角
之好美不請改之耳目之以不違保之者許之以立終不替其誠為是為言矣不為

此三子以敬也夫以部伯之內祖辱年而子應受其故宋高之臣親子孫之宋子三其
朝上年以手戮百人出受受不一至是子以書憲之臣乞求之管策蓋其甚倫惟時
官市為國子死之之後并傳之世之占城為憲之吏在乃務務子應朱子乃此
於官中臣朱不為書憲平日議云以官中為以人也者憲稍以清名自持為一代後
此論之發後起之必多且者憲於年適之地黨論之操人乃水至推此誠可寒
乃大搖之下之子存而此為難為是也今日在朝者此是此之僚人乃獨必於
招率而去自必為其難有臣憲難為難也我此權清名制也金為憲中三金相
不可不防謹勿為難應命申府憲 臣憲我此權清名制也金為憲中三金相
書憲几進自弟下才內通行為忠行為其憲法而雲臣以所浮担湖嶺之可也此也
蓋此止之謂御碩李桂之棟樑云去雲在乙丑年百睦性善御碩名上疏伸叔仁
城多冤死金為憲乃大司馬重駁之睦柳生此度并十餘年李桂在甲子年遂還之
受桂之祖判決子性父官曹佐郎宏英及桂以不產 加金為憲又以大司馬論勅為
汪祖子孫三世負國之人及今相迥顯祿又當在權閣指為不正之人群憾言某取支瑞
之後已改而論為先矣此是李道長 臣而頃奉憲府諭金為憲也矣因國云之藉、
并其甚不廷慶加之子而措語之下字錯誤至被憲臣之外議 命遂以臣職掌
合陽撫亦敦及枯平李雲裁 臣而臣亦月生坐以罪重律輕之意言及於席
上執憲臣權閣名以為然多業已達 臣引廷議後同為論 臣矣今日特平李
李爰相以金為憲罪律之不相當為非臣士論中不中云矣美矣法 命遂

執義權衡

臣等僉以金老憲元主律條為言臣曰此

以何億議以為移與改構之役又執為詔臣意以為此論之發為明皇和定人律

三輕重不致後討矣咄咄又發為席上同僉引臣臣以教易我法 命遠斥按平李交

相 臣等令以扣案孔皮臣以為金老憲元元以 臣群論之不但付愛之云此法僉定

自引臣臣以教仍冒法 命遠斥王堂臣教和副校理睦性免李陸僉極

沈齊劄子大第正言李道長掌令洪禎朴敦及持平李雲裁執教權衡持平李

菱和并 命出仕 答曰依 臣李慶相遠字掌令性禎朴敦及持平李雲裁執教

十月二十日 臣等以金老憲付愛在 臣曰今日加法老憲鄭禮我我不叙 答曰

已論勿煩大引金老憲星祥遠差李以壹儀之 臣曰近事以金老憲鄭禮為

振轉終擊攻之者加之而不近之說救之者名不以其其其富協之弱而由自任

城求死不附及至室都改斥 臣等以事重峻非惟不敵進年不允容其其情

職不可也今之改 臣以初不不之 臣等以之封正為方已遠之賓客臣之

第一性此由失其兄長 臣等以厚也回 臺臣都其不其崔山比存伏嶺底不其占

城同分玉擬宜中之通玄道 臣等以僉同蒼素勿位至此立公論而欲人如李玉論

蘊三孔言不以其其說初謂之要名竟以悔 臣等以言有矣為忠收旁切按首席

決雄鎮浮 臣等以振頤綱情 命遠斥按平李恭 臣等以日不府以金老憲

蘊等予論議方疏其言竟稍有不 臣等以分報被斥止其其痛字為已如翻

之日哲言不功其只 臣等以金老憲鄭禮也 臣等以論次云謬國公兩出之不教自為

無罪而重入都其情誠可哀也不此之論垂時構捏擠人多好其甚矣臣之所見其決
億相左請命罷斥韋令朴敦履洪禎持平李雲裁 啓曰近以金尚憲論孔論汝各立
群起而曲護之故尔而使不致云云為怪乎臣亦商汝其律以遂竄論 臣矣今見大司憲
李行主持平郊奉旨引解之詳則無非救解金尚憲之罪而攻斥臣之言也如欲多下臣
亦疲矣何敢仍冒請遠臣亦之職正言李道長 臣曰金尚憲之負 殺下多矣為
殺下之臣子見人之負 殺下則救法而論孔妄出於台論今大司憲李行主持平郊奉
濟之詳辭不覺瞿然羞咤也一品官教以去常事而往年投置於下吏之家實是主吏之
以不為而謀下封字臣已有秋十年曹遂最承殊恩勢勢已盡今收於中而 昌陵為目迄
追擇送者不存刻字之信屬以分務九重之說雖史為憲中之亦必既降而自欲矣至其
邪惡不為求覲長往不返殊無顧戀分義之重且非大謬其名之忌論以為罰亦防
一時自好者之口實也不意乃與金尚憲而并其歟曰兩臣之惡陸焉分列為論予者之罪案
此又未曉也且平尔論子以致不請之端何敢曼然處置請削臣職正言任孝達 啓曰
金尚憲少有名持力清苦足稱稍介之士而礪性剗狹果於自用一生峻論攻斥是已則
為人亦可知矣為 殺下出城之日終無係戀長往不返撥該分義烏得無罪免罪其
取公論已行則亦可休矣臣之所見如此以敢妄置多官乎請 命罷斥大司諫金世隆
啓曰金尚憲子初非係國家存亡論議潰敗此相敗 君危國亡置之度外臣聞
其敢定是非鎮浮議決難仍冒請 命罷斥司諫洪命一 臣曰大司憲李雲裁
持平郊奉旨掌令洪禎朴敦履持平李雲裁正言李道長任孝達

乃極言退今者憲府之論金若憲新也定是

不連一休之人初治教旨賓客誣狀呈憲其於比擬之不倫以可種之改破或

有罪多免宜其同而憲律之孫刑科科孫殊告其之旗不直終未免因

之必為今鎮定之素專在首席為去其已甚其餘改以是掛齒請李行查

字出仕供職不教及李憲教李道長任孝達金世通并命通差答曰依

李初差等別生意見初權彼逐之伏亦甚近杜并通差十月初日改大司憲南

大司諫金樂掌金李建李以朔持平申審正言鄭之弗黃暉院延憲府之論

憲採一時公議則不可以罪為憲者為非也李初差鄭泰淳不讓憲自述以

點可疵其終引起去章都起搏擊云夫何好傾軋之惡莫如為世同

不念是非之章、述子愛登之咽其多乘時逞私也遠為反只稱出兩人云忌憚

之辭不可長也述金憲李憲依此附命一以此特降其故初三日府延金憲

李建副校理李道長掌令任字達修撫嚴鼎耆初六日初海榻為府為

上自其罪不必深究只以此戕止身近年之少之掌主為營救其指不愛故已

孔今波分決不可任其論可也初自執高李建於牙和守文申隔答曰近

憲論孔子初笑之曰象像不佳臣也初不為鎮定之及好金孫子之輕重

久連一循公以書憲之罰步步初奪物情必以為太輕臣等以為法為初今日大司

憲南以雄以停延送為臣等以愛改送南以雄更送送等以勢難希

延

為祥臣事又以此書友相左何敢易移後予請命遠斥大司憲南以權陳陳祥祇
 上不许出仕歷自是以金為蓮子論議橫淡終美不端居之憂主聖上既已施罰公
 議名昭小伸而堅執以涉煩擾臣以侍從散管分同僚以太室重責乃及引致臣以
 教自豈已允請命遠斥大司諫金鑾歷自臣嘗以此予重被拔植孔人云延輝
 之洽今其教易移請命遠斥院歷執前李桂樹手抄古文申書大司憲南以誰
 大司諫金鑾并引煙多色止者如奪罪似太輕然美不貳乃多停治亦就彼系不
 教受宜俱去乃教極請并命出仕十三日改大司憲南以權陳陳祥遠定其代金院
 臣等對沈府山言極極副樞理韓輝二十三日府歷金為憲老寧予停歷
 慶曆四月大同諫朴漢歷祥大樂掌令柳碩用和愛子以此吉人臣士清死上不
 允柳碩上疏大樂臣性系跡且以死力付元接步人久矣日夜軍金為憲臣忘君負國
 之恥臣與貴臣父事不和臣權臣夢叨布微畧傳名朕臣豈不知一論此人壽秋
 立至而蓋在枉妄之兒不可獨也今日殺之之上言此為憲之人未能目切齒必欲
 殺盡而求賴王知父母曲不免貸得至今日含沙之毒伏伺朝野臣自料受刑可予
 之禍以幸免也願下保厘九重以安今夕席儒盤授之勢煒燁之熖威福一也十有
 八年此是國家其人臣七人情苗焉生出了所以取捨取舍之速觸難移卷三
 自取顯頓也哉臣又竊仰者憲之誅心自古無不死之人古無不亡之國乃是臣大
 而形不能自決乃乞命海濱之量望聖恩宗廟社稷人人天以不不思也
 後下止土可書年吾天臣陸萬被株戮離職誠口臣感矣

已立私取人指捏字下堂故請願將玷班打逐許鶴與公
之不正予已同師承勿拉雜
上經年逮豫汗使差胡滿月來審
上於尉內然後又送元帥及樞平大元共夫人

庚辰三月十五日世子一番出來其後亦送
夫人已卯秋祇受以五手毋防助改已終我
國以并慶業為上於李院為副於按院

道無所以赴師於三月朔日金尚憲上疏曰有罪臣金為憲伏以臣積毀碎骨分甘
投荒伏囂天地父母之負行者免職勝徒還偃息田廬沒齒為恥自念老病餘

生終身待盡無以報盛德之屬唯日夜感懷涕泣而已頃去片上候逮豫父未及年
臣子之不能功至重素昧方技末由效誠近見中

瀋陽北大明臣中之驚感不寧不以為我夫臣之書主亦不可長不可臣子終身待盡
於季氏孔子程祔其有以不廷為初國意弱力在為目為國存之邪而以殿下

拔笏反臣之大者卧薪嘗膽今已三年于此日犯沒辜庶幾指日可待堂堂金姓金服
事曲臣終至於無不廷之地自古無不死之人七言不亡之國死亡可見臣還不可

為也臣收於殿下者曰人召助寇等攻父母殿下必命有司治之其人誰能解以自解
殿下不赦必加以王法此天下之通理也今之怨此以為礼系不足言臣不敢沒礼系

以卡其書害論之臣畏強辭一物之暴而不堪天子之禍此意計也自丁君不
耳中終之人事害臣我國特怒其無救而改拜我非卡也闕下列光之功也上機

紀是華終不足於柄禮表表遠種而其於禁我國之為梗則有餘也若仰我

國之人為張鬼士帝為雷奔電擊航風一日直到海西毋得可畏其怖在於廣西也人
曰彼勢方強連之敵乃秋臣以為名急至重托之或言其其負義而終不免危臣
曷敢守正而俟命於之乎然其後命大非逆而待亡之役也予順則民乃悅以爲根柢本固
以終守國未有不獲其佑也我太祖康獻大王肇基開運二百年華國之基
統祖昭敬大王至誠子大被王辰極位之思今茲昇遐是恩恩為此舉則朕不顧已
下後世之議物以見先王之德不以此受天下忠忠者國宗我伏坐殿下恭然改容
亟宣大計勿為強暴所奪勿為邪說以誅太祖宣祖之志以創忠正為士之臣
愛國尊恩之臣大夫之役朕在廣西者於國宗恩之予當不可泯默矣日柳琳之
臣臣李奎言未及朕之始恨在骨至今耿耿不能忘恨惟恨惟恨惟恨惟恨
庚辰十月就有大梧木通渴少天出其二極湧上木道起之系中表以表為示以約系
者三件予乃向夜逃還廣人及我國人不知何還三公之質子或以夢子或以跡族
高亮遂為日當兵以誤軍機今在舟中不以已入耳逢面不多抹參人及個攪攪境其不
告不禁江都及山城不三渠擅自修築柳琳為調角受之系轉而擅送南方林慶業
以率軍兵生在被地其我之及報編不即送之要為等子也悲啼屬端鎮知此臨風
系山城即系付吏曹判主李顯吳主用人都承旨中仍國生年林慶業受之系馬
時昌臣臣李判朴漢為在廣西臣孫安之子受之傳送坡領知米法人生夜就
灣上以臣朴漢為孫安之子指孫安鄭雷之子也臣鄭雷之子也臣鄭雷之子也臣鄭雷之子也
自後赴廣及我國送江柳生製不切也鄭雷之子也臣鄭雷之子也臣鄭雷之子也臣鄭雷之子也

一移目此等而除命壽共司之金宗一傳史記

初死一時并露其子世子之性定時宗一信門就馬生

命壽云此神宗一宋答之就馬而生能同雷之答曰王之就馬大老因雷

移而受先教序人因詰責我乃自上初後之艾救解其雀鳴吉曰此

至然無益於雷之不如就之宣傳官其之初死子先之名其不出地人之

事幾分初乃我國家為同時初死之五益此必雷卿等或召第一乃

上臣其云送宣傳及四月死日初死雷之孝安於潘陽世初死後初死

館中法吏清和心定至講官郭公和刑部兄等而意能後不己止之西人

及无欽殯衣欲必自內出吊祭哀情一出中誠意叩者不致厥宗一以此

恩厚朴簪后年文廣中事就之而及郭命素素孩已之害之為潘陽

就馬出而妻子就馬出我國家又示其子就馬曰合子即吾兒也其共

知而及雷之此簪同安能中見簪其以廣鄉之子攻竊太甚未嘗典

雷之三人必治朴簪嘆之也領相吏判發赴唐上中時國為松余逃

初之身專為目乃性及死就死也初主上命連姓公又上孫素

收骨乞人請幸性外甥姜文明傷高請送之文明乃右相姜碩

努力也中初初收角鮮立初初差之耳捕走入林為葡萄園而

啓多因畫夜耳為其人莫不富安就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初初不用大年吳南得山城時不隨駕而下耳其子性亦不迎送

不受官壽凡干

二疏指教年少年五去移印以爲料物者蓋指金也震而仍海爲此而諸吏亦願
相下其於不爾謂者曰文指在堂收自殿下吏不取而送此也不受及謝也其糾
子無及下而執其書曰吏違事允是備局回照及金唐上張主記安上善曰係臣且
此力或經死後事國宗念之領府子李季承密割破以不受及謝及云將三
扣若二師之送乃以解書云且備局分送下吏責去銀兩日移書致交成府不若備
替及申領玉唐上督被執以填奏先克勒分薪良乞萬端指市生危命書曰其
云橫改定而生情關即書給金也震事厚美致昌生人蔡以恒等三人此分承分
物宣川府吏李建曉之云矣龍場初變中此爲權替三人又言惠程年備局以
調子移以爲授書唐后臨人求生不意也後至國宗北還而備局亦以此免也且龍
老授今日即至乃爲無信矣蓋指吏李季承免伏歷丁母後臣也蓋指分銀伴
九不爲改中軍統帥今形勢頓異高日金也震自寫至此不免耳至今不耳終逢不
爲分付年云唐上張主初被執及就拘中將關之乃逐日僅得至以送兵一卒於
季親自提去且布帛就給去鎖扣米等物悲啼系分發動唐上張主大生懼惻
狀五日三續急必是速送金也震之云也金也震亦不官上命不可先自上及後
局闔子爲市在十月晦夕自易東及散云言語動止一力平苦遠之秋旧言不來是歸
會不年七皆舉中者爲云云毫錢散及多難免爲系上君在中使物以報張
居強有資仍唐上以先舊旧臣臣子遊者且多年志壯且悲情狀

先領年送玄指極缺然也蓋分關生吏云此後也

伏以聖言無不補乃為意以、遂國之俗但世辭中不、感示徒徒不意、
就淑情向史信存、云語信但孫張揚手煖氣回春、登臨以存觀、
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傳曉之望、嗣位宣就情、云、
對以創之、云、云、山切望五人、事先定、云、云、困辱、云、云、就故掌、云、云、同、
古之生危、程、自、平、山、云、云、上、精神、筆力、少、云、困、於、即、臘、月、十、日、也、甚、目、就、
、云、就、法、律、設、官、引、金、書、憲、生、於、吏、判、李、顯、吳、之、上、衣、布、衣、著、冠、負、於、人、而、即、
、僂、卧、於、紫、之、不、噴、然、就、故、口、僂、書、已、云、云、仲、越、云、云、律、答、曰、不、以、云、就、故、口、丁、丑、
、國、王、下、城、梯、以、為、降、國、不、云、云、不、為、意、為、意、以、意、也、答、曰、意、不、以、云、就、故、口、丁、丑、
、病、不、以、意、云、又、問、丁、丑、以、皮、休、持、一、不、受、之、還、功、官、教、云、以、也、答、曰、國、家、以、吾、先、病、不、為、
、休、或、不、為、休、持、以、皮、云、不、受、云、我、國、大、以、必、在、此、報、不、云、之、以、此、証、妄、云、說、中、以、交、
、即、又、云、口、舟、時、以、以、阻、提、字、答、曰、吾、守、吾、志、告、吾、云、云、國、亦、不、用、吾、云、云、微、細、之、言、以、云、
、於、他、國、字、就、故、口、以、以、以、他、國、答、戶、被、然、而、國、各、有、境、界、其、可、不、以、之、他、國、字、三、於、北、
、語、又、之、提、出、云、云、云、色、梧、木、云、云、白、舞、舞、之、云、語、云、煥、炳、赫、說、此、人、意、居、古、快、最、難、走、人、
、也、臣、於、掌、之、噴、稱、強、故、人、云、云、勤、行、差、又、使、之、我、改、且、金、葉、揚、字、凡、秘、中、帝、次、借、候、
、及、定、之、書、答、進、云、云、與、中、以、同、并、令、入、云、云、外、漢、云、云、以、多、用、銀、室、云、就、故、收、令、以、還、云、云、於、放、
、再、定、拘、留、者、傳、中、日、云、云、外、漢、云、云、以、為、監、司、為、外、漢、以、論、達、及、入、漢、向、漢、擯、斥、等、
、本、志、仍、其、仇、但、且、漢、被、金、書、云、云、三、重、駁、今、番、金、書、云、云、亦、為、由、云、云、漢、云、云、年、已、三、月、

後也

及此後以應送有到文着即而給之應後彼等與催替還為後言新之契良可

都命壽我 國胸山官收總局以 歷將給予下至友 教以命壽心天恩

感險即為肅清煩不致敢夜保後擇之率潔安為求向好防云矣

事已表瀟仰又定送能手一手防至五匹率馬五匹人收柳林為收赴三月

公于夕達縣市溪份收柳林遠疏制又以公守軍餉完職自我 國陸續入至其慶

業其軍撤戎以臺柳林入性儒份善於王收特陸攻中程祖撫崇以守鉅河南於

其羅城合圍累月其天恩之自出此本樓我付星好產統手李士統書佩

甲好九處放不受為地收發書在統本士統書予凡子其字得自外及在書

仍其家人曰其子中程扣我之方為我君展云其若亡定收及中在死人其若此之

收又崔至圖以文祝姓崇之五月廣城統不遠代又更教送統多其方大於以年少王

將定其以統書送物進登為收發之老統書厚六月題送

中程之王都子統書人領二船耳泊就川以清皇勅及冕服印信手其書司都太統書

李碩道沿江列陣是放火統王都子臺入海中云云以第都承方統書為兩面都統書

林及葉在白衣列於李統之臣子友總厚船不以下陸沈瀟為收付司及後于

又得子 上在臨時相繼云 教

至十二月松站王連后初為內應情人收不降更至龍立功自效其誠云云

自後漢魏晉南北朝死於兵多軍兵之不足想被國陸年中終不若被
吳晉南北朝王下子已無少子今祖大壽以乞乞於傷生大軍滅可痛懷汗之
聖德乃更死於兵之今懷泰我國家年不為王于名甚解為彼軍兵出為撤還
聖為死之乞乞於死地及為彼懷汗及於王下子不為聖為死於其義中
物為乞乞感懷感能被國戴連感乞乞聖德乃乞乞之矣

中朝和議汗生廷三帥李汝璽等其乃和否其否曰朕自崇以和構寧心耳故元
生或死傷太多為要不忍廢和為奈以和其止要自意大為祝軍戎之達炭毫不
關之意不致和及見法主困困弼以十三萬援寧頃刻霞沒如懼之勢机乃令弼
弼友一欠敵方司友一欠撫寧友三欠王爺乃為法成法主以王爺寧室机推回
三欠嗣後又齋御室机在弼友與我出接元正差起弱恭致自產其下不心覺
日矣法主立以情狀奉奏朕閱明躬用皇帝之旨大為稱便於終之末后乃以示
為策其乃崇和曠也然法主實的真意法云況壬申年皇帝必押降况付能高口



